陳奐之生平及交遊大略

陳奐
（見葉公綽，《清代學者像傳》第二集）

柳向春
上海博物館敏求圖書館館員　復旦大學文學博士

古今論衡　第 15 期　2006.10

一

乾隆五十一年（1786）正月初五亥時，陳奐出生於蘇州長洲縣一低級官宦世家。奐爲仲，初名煥，❶字倬雲，號碩甫（又作石父、碩父、石甫等），❷晚年又號南園老人。❸

陳奐四歲就塾，聰穎向學，深得蒙師金匱顧濂之喜，遂許以從侄顧廷杏女琴芝爲陳奐配。顧濂乃涇陽先生顧憲成之裔孫，講學以立身行己爲本，嘗箸《開益編》若干卷。陳奐發蒙之時而遇此良師，遂奠定其一生立身行事之基礎。顧濂之長子顧桐，時亦就聘於陳氏，陳奐嘗回憶當日問學情形云：「顧諱桐，字響山，殿德師長子。時同館南園，授奐《四子書》、《易》、《書》、《詩》、《禮記》。教以先儒讀書法，讀上句若無下句，毋許唇油舌滑，必字字拋甎落地。逮今猶可記誦者，師之教也。」❹

陳奐幼時，家境頗佳，故其家塾中所聘之西席先後有七八位之多，其所教習者，於陳奐後日之學行，無疑熏染極深。據《師友淵源記》載：「司馬諱錫朋，字賓湄，無錫庠生。授讀《周官》、《左氏傳》。其時蒙塾謂《周官》非周公書，《春秋》尊用胡安定《傳》，唯師獨破蒙塾之論，以爲二經學生所必讀書，而後我家子弟皆讀《周官》、《左氏傳》矣。」《周官》、《左傳》皆古文之書，陳奐日後一以古文爲尊，雖云又得自名師如江沅、段玉裁等人之教，然其發端，則未始不源於童時。

嘉慶四年（1799），陳奐十四歲，始習制舉文。次年，偕兄烜、從弟煇赴縣府試，未取。至嘉慶八年（1803），陳奐十八歲，又從塾師名楊德墉者問業。德墉字惕齋，金匱廩貢，溧陽訓導。「慣作典制八比文，几上陳徐氏乾學《讀禮通考》、秦氏蕙田《五禮通考》二書，摘備要領，自有課程。然而不許學徒觀習者，恐窒礙其文辭也。奐每伺師解館，竊過錄之。及回館，放置几案，師若弗知也。癸亥至己巳共七年，奐得漸知讀書門徑者，實權輿於此。」陳奐畢生學術，實乃肇基於禮學，❺

❶ 清・陳燾等纂修，《穎川陳氏支譜》（上海圖書館藏光緒二十六年〔1900〕木活字本，以下簡稱《家譜》），卷一九，〈祖澤錄〉，載〈（合森堂分書）續議小引〉，陳奐堂弟燾按語云：「碩甫兄原名煥，後改奐。」

❷ 郭延禮先生認爲：「古代友朋中稱名或字時，有時書一別字，如鈕樹玉字匪石，先生（龔自珍）書作『非石』。」可知此類異稱在當時皆爲習見。見郭延禮，《龔自珍年譜》（濟南：齊魯書社，1987），頁 2，注 5。

❸ 又據陳奐弟子張星鑑，《國朝經學名儒記》（光緒元年刻本），陳奐有別號曰師竹。

❹《師友淵源記》（《邃雅齋叢書》本，1934 年據錢塘汪氏函雅堂本影印）。

❺ 清・張星鑑，《長洲陳奐家傳》：「少從書塾中見《五禮通考》，好其書，摘錄之，先生之學，實基於此。」見於林慶彰、楊晉龍編，《陳奐研究論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1），頁 513-515。

其教授弟子，亦多有論禮之言，然終以亂世衰年，一生僅成《公羊逸禮考徵》一卷而已。❻ 然陳奐傳《疏》，多本禮說，正足窺見其早歲習《禮》之功。

嘉慶十五年（1810），吳縣江沅受聘主陳氏西席，陳奐從其受業，時年二十五歲。江沅（1767-1838），嘉慶十二年（1807）歲貢生，著名經學家江聲（1721-1799)之孫。自幼精悉家學，又師事彭紹升，受古文法，篆法亦自成一家。道光十一年（1831）往常州天寧寺受戒爲僧。有集名《染香盦集》（又名《江先生詩古文遺集》）。沅精《說文》，嘗作《說文解字音韻表》，深得段玉裁讚賞。《師友淵源記》稱：江沅「字子蘭，一字鐵君，吳縣優貢。精篆楷，工帖括。徵士艮庭先生孫。艮庭爲松厓惠先生高弟，故師於經學盡得其傳。庚午、辛未，館奐家，課舉子業，間以校讎之說講授，而後知讀書之道必如是，乃可步及前人……子蘭師悅禪學，通釋典，茹素祝髮而卒於家，壽七十有二。箸《說文解字音均表注》十七篇，藏嗣孫文煒，字彤甫，庠生。」陳奐從江沅問學雖僅兩載，然江沅於陳奐之影響則遠較其他塾師爲深，其一乃上文所云「以校讎之說講授，❼ 而後知讀書之道必如是，乃可步及前人。」陳奐之校讎學，雖非若高郵王氏父子、吳縣顧千里之夐絕無匹，要亦足稱一代名校，❽ 而其指引之功，則非江沅莫屬。❾ 江沅於陳奐影響之另一端，則在於學術趨向與治學方法。江沅祖父聲，乃吳派大師惠棟之得意弟子，而江沅之學又一本其祖父，故其所傳，亦爲正宗吳派心法，即篤守漢儒，惟漢是尊。其後陳奐雖於段氏處登堂入室，發揚皖派之緒，然江沅之教，亦於陳奐印痕頗深，陳奐《詩毛氏傳疏》即一以毛氏爲尊，不雜他家之說。而陳奐此一治學態度，則頗令人猜疑其學派之分隸，❿ 然此正見江沅於陳奐影響之深。

❻ 如陳奐教弟子楊峴云：「《周禮》典章制度之所出，無問徑者。吾老矣，懼精力勿勝，若聞道早，試爲之。」即可表明陳奐治禮之興趣。見楊峴自撰，《藐窆年譜》（1913 年吳興嘉業堂刊本）。

❼ 如《三百堂文集》卷上，〈段氏說文解字注跋〉：「會徐直卿學士偕其友胡竹巖明經積成力任刊刻，江子蘭師因率奐同司校讎。」見王大隆、趙詒琛輯，《乙亥叢編》（1935 年排印本）。

❽ 參張元濟，〈顧廷龍序〉，《涵芬樓燼餘書錄》（張人鳳編，《張元濟古籍書目序跋彙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頁 343-346）；王欣夫撰，鮑正鵠、徐鵬標點整理，《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癸卯稿卷四，「戴東原集十二卷」條，頁 1052 。

❾ 陳奐嘗過錄江沅所校《禮記注疏》、《儀禮注疏》、《左傳注疏》、《公羊注疏》、《穀梁傳》、《經典釋文》等，皆見陳奐服膺之意。參《三百堂文集》、《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志初稿・經部》（台北：國家圖書館編印，1996）、《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序跋集錄・經部》（台北：國家圖書館編印，1992）；又王欣夫，《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癸卯稿卷一，「春秋左傳注疏六十卷」條：「此本以朱筆錄陳（樹華）校，墨筆錄段（玉裁）校，楷書極工緻而不具名，舊出陳碩甫家。陳有江子蘭臨段校十三經注疏，後入坊肆，分散售出。」頁 759 。

❿ 如〈章太炎先生論訂書〉：「問：寶應劉氏三世，既遵示移吳入皖。而儀徵劉孟瞻父子祖孫及淩曉樓、陳碩甫諸先生雖出皖系，其篤守漢儒，實吳派之家法，亦可移皖入吳否？答：儀徵劉孟瞻本淩曉樓弟子，學在吳皖之間，入皖可也。陳碩甫專守毛傳，尚與吳派不同。蓋吳派專守漢學，不論毛鄭，亦不排斥三家。碩甫專守毛傳，意以鄭箋頗雜，三家不如毛之純也，仍應入皖。」見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長沙：岳麓書社，1998），卷前附，頁 6-7 。

江沅於陳奐之另一意義則爲介紹段玉裁氏與陳奐結識，而陳奐之學，亦乃得因之以大、以深、以廣。

段玉裁（1735-1815），字若膺，一字喬林，號懋堂，別號研北居士，晚號僑吳老人，江蘇金壇人。乾隆二十五年舉人，充景山教習，授貴州玉屏知縣，後任四川巫山知縣。所箸有《六書音均表》、《說文解字注》、《尚書撰異》、《毛詩故訓傳小箋》、《詩經小學》、《春秋古經》、《周禮漢讀考》、《經韻樓文集》等。據《師友淵源記》載：「段若膺師與艮庭先生友善，箸《六書音均表》，發明平、上、入分合相配，曰：『此表唯艮庭、子蘭知之外，無第三人知之者。』奐遂憤發，是日雞鳴起，夜半雞鳴止，盡一晝夜探其梗概。若膺師箸《經韻樓文集》，未定本，切屬弗借予人。奐私心選錄，加小圈以爲記。若膺師曰：『子蘭，何復借予人邪？』師猝無以應，唯曰：『我館陳徒好書，或者是。』若膺師指示圈記，迺曰：『果是陳徒，陳徒讀書種子也。吾將往見之。』奐因是得識若膺師。」又云：「段諱玉裁，字若膺，一字懋堂，金壇人。乾隆二十五年庚辰舉人，官四川巫山縣。年四十二即告養引歸，寓居蘇州金閶門外白蓮橋枝園，鍵戶不問世事者數十年。嘉慶十七年壬申冬十二月，會《說文解字注》授梓，子蘭師之閩，而以校讎委任奐。遂受業師門，晨夕相親，几席相

圖 1：段玉裁像
（浙江圖書館中國歷代名人圖像數據庫）

圖 2：段玉裁手蹟
（出自：http://baike.baidu.com/lemma-php/dispose/view.php/129958.htm）

接，難必問，疑必析。日之所請益，夜筆之簿記。癸酉、甲戌在枝園。」兩年之受教，爲陳奐一生學術奠定最堅實之基礎，陳奐雖云「惜從遊未久，志向又疎，堂奧邃深，不能窺知萬一，眞愧愧且耿耿也。」⓫然當日及後世皆以陳奐得段氏之眞傳，⓬而陳奐治學實亦一尊乃師途轍，未嘗有所逾越。⓭

陳奐自十四歲從陳兆熊始習制舉文，先後又從楊德墉⓮、江沅⓯、王樹穫⓰等人習作時文。嘉慶十七年（1812），陳奐二十七歲，終於得取爲諸生。之後，陳氏又聘施源⓱爲塾師，繼續從其演練制藝。嘉慶十八年（1813）秋，陳奐隨江沅就金陵試，不第。嘉慶二十一年（1816）秋八月，再赴金陵試，亦落第。陳奐家境本豐，原不須借功名以養家糊口。再以江沅、段玉裁皆以經學而非功名顯，故自此而後，陳奐即未再有進取之念。⓲美國學者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在分析《皇清經解》所收錄之樸學家之社會背景及地位後指出：「還有相當數量的學者（27）只有低等科舉功名，這意味著近 1/3 的學者地位低下，或處於科舉功名之外，只是憑經學研究贏得讚譽，改變低微的地位。」⓳可見，當日藉研經之途以獲取社會聲譽並取得安身立命資格之學者，並不在少數，故陳奐放棄博取科名，亦屬情理間事。而此舉亦可表明陳奐此時已決意以研經爲業，不復追求功名利祿。

⓫《師友淵源記》。

⓬ 如清・李慈銘著，由雲龍輯，《越縵堂讀書記》，咸豐庚申八月十二日條云：「近來老儒，若江蘇陳奐碩甫之經學，直隸苗夔仙麓之小學及戈順卿之詞學，海內幾以魯靈光視之……陳爲段懋堂弟子，授受具有淵源，所著有《毛詩傳疏》，乃舍鄭《箋》而別爲說者，多取康成以前諸儒之說，徵引浩博，自逞雄辯，蓋段氏之教如此也。」（北京：中華書局， 1963 新一版），頁 1254-1255 ；再如清・譚獻撰，范旭侖、牟曉朋整理，《復堂日記》（甲子年）經師六：「江愼修先生。一傳戴東原氏，二傳段懋堂氏、金檠之（齋）氏，三傳陳碩甫氏，四傳戴望子高。同學胡竹村氏、胡墨莊氏。」（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頁 29 。

⓭ 參拙論文，吳格教授指導，《陳奐交遊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博士論文， 2005），第三章「陳奐《詩》學研究與其交遊」、第五章「陳奐與高郵王氏」有關部分。

⓮《師友淵源記》：「師慣作典制八比文。」

⓯《師友淵源記》：「庚午、辛未，館奐家，課舉子業。」

⓰《師友淵源記》：「字芑堂，鎮洋歲貢。自明中葉至師十七世爲秀才，子若孫亦爲秀才，十八九世矣。江南小試故首推利器之品。壬申，奐年二十七，遊於門。是年十月，補博士弟子員。」

⓱《師友淵源記》：「字蒙泉，長洲人，原貫崇明。乾隆甲午舉人，官安徽黟縣。解組歸，特以造就與試之士。乾嘉間掇巍科者四百餘人，可謂師門之極盛矣。奐在枝園每作制藝文字，從之學，先後兩載。」

⓲ 清・王筠咸豐二年〈致多雯溪先生書〉（屈萬里、鄭時輯校，《清詒堂文集》〔濟南：齊魯書社， 1987〕，頁 157-159）云：「二十年前，弟在都遇蘇州陳碩甫茂才，不遠二千里，至都迎其從子之喪，是爲仁。妻卒不再娶，其言曰：妻者齊也，豈可多人與我齊？是爲義。父卒之後，不復進取，日以著述爲事，是爲高尚。即其一言一動，必由規矩，近今之人，罕有其比。」陳奐之父卒於道光四年，而現存資料自嘉慶二十一年始，即未載陳奐再入秋闈，則此年之後陳奐似即放棄舉業。

⓳ 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著，趙剛譯，《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1997），頁 64 。

二

段玉裁嘗告誡陳奐曰：「汝未出門交耳，讀書舍此無它求矣。」⑳故而，嘉慶二十三年（1818）春，三十三歲之陳奐便啓程北上游學。是年秋，陳奐進京，即於內城旃壇寺左側王寓謁王念孫，並自此即與高郵王氏家族建立友誼，綿延及於四世。王念孫（1744-1832），字懷祖，一字石臞，高郵州人。乾隆乙未進士，官直隸巡永定河道。撰有《廣雅疏證》十卷、《音》一卷、《讀書雜志》十種八十二卷、《志餘》二卷等。其長子引之（1766-1834），原名述之，號曼卿，嘉慶四年一甲三名進士，官至工部尚書，卒謚文簡。撰有《經義述聞》三十卷、《通說》二卷、《經傳釋詞》二卷、《字典考證》十二卷等。王氏父子精深音韻、訓詁，一時無匹，近人劉盼遂先生嘗讚其父子「於小學藝林，久尊爲不祧之祖」，㉑洵非過譽之辭。陳奐與王氏之結識，於其學術及交遊影響至深，㉒《師友淵源記》云：「戊寅獲交於文簡，相與往復辨論，喋喋忘倦。四方學者至，必走相見文簡，文簡必道之使相見，故在都門，頗有朋自遠來之樂。」正可窺見當日友朋切磋之樂。

陳奐此次京師之行，前後計約三年有餘。而此間相識諸人，類皆一時才俊，如大興徐松（1781-1848）、開化戴敦元（1768-1834）、武進劉逢祿（1776-1829）、邵陽魏源（1794-1857）等皆是。其中若郝懿行（1755-1823），字恂九，一字尋韭，號蘭皐，山東棲霞人。嘉慶四年（1799）進士，授戶部主事。二十五年（1820），補江南司主事。懿行爲人謙退，口吶少言，守正不阿，惟談論經義則亹亹不倦。道光三年（1823）卒，年六十九。㉓郝氏學問，甚爲當世推重，纂述甚豐。著有《爾雅義疏》十九卷，《春秋說略》十二卷，《春秋比》二卷，㉔《山海經箋疏》十八卷，《易說》十二卷，《書說》二卷，《鄭氏禮記箋》四十九卷，《詩經拾遺》一卷，《汲冢周書輯要》一卷，《竹書紀年校正》十四卷，㉕《荀子補注》二卷，㉖《晉宋書故》一卷，《補

⑳《師友淵源記》。

㉑劉盼遂撰，《高郵王氏父子年譜》卷前，見聶石樵、鄧魁英整理，《劉盼遂文集》（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頁 344 。

㉒參拙論文《陳奐交遊研究》第五章「陳奐與高郵王氏」。

㉓胡培翬，《研六室文鈔》卷十，《郝蘭皐先生墓表》（以下簡稱胡《墓表》，《續修四庫全書》第 1507 冊，收影印道光十七年涇川書院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之「郝懿行」條（頁 166-167），作道光五年卒，恐誤。

㉔《續修四庫全書》第 144 冊，收清道光七年清・趙銘彝刻本作二卷；又《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濟南：齊魯書社，1996），第 4 冊，頁 198 收《郝氏遺書》本《春秋比》提要亦作二卷；光緒十四年湖北官書處刻本，卷前，所載光緒七年上諭和清・游百川進呈郝氏書四種奏摺中，亦稱二卷。唯《清史列傳》（上海：中華書局，1987），卷六九，〈儒林傳・下二〉，清・牟庭所撰《傳》作一卷，恐誤。

㉕胡《墓表》作二卷誤。《曬書堂文集》（《續修四庫全書》第 1481 冊，收光緒十年曬書堂刻本），卷三，〈竹書紀年校正敘〉：「凡十四卷」。

晉書刑法志》一卷，《食貨志》一卷，㉗《宋瑣語》一卷，㉘《寶訓》八卷，《蜂衙小紀》、《燕子春秋》、《海錯》各一卷，《證俗文》十九卷，㉙《筆錄》六卷，《文集》十二卷。㉚懿行妻王照圓（1763-1851），字瑞玉，亦博涉經史，當時著書家有「高郵王父子、棲霞郝夫婦」㉛之目。照圓著有《詩說》一卷，《烈女傳補注》八卷附《女錄》一卷、《女校》一卷，《列仙傳校正》二卷，《夢書》一卷。又與懿行以《詩》答問，懿行錄之爲《詩問》七卷，《爾雅義疏》亦嘗間取照圓說。陳奐與懿行交遊之詳細情景，今已莫能考知，據陳奐所云：「（郝懿行）撰《爾雅義疏》十九卷，謙焉咨詢，（奐）行將南歸，王懷祖先生爲之點閱一通。」㉜僅此即知二人平日交誼之非淺。而三十年後，陳奐又有汲汲謀求刊行《爾雅義疏》之舉，㉝更可說明兩人當日相知之深。

嘉慶二十三年十一月，陳奐偶宿於內城，遂得結識臨海金鶚。鶚（1771-1819），字鳳薦，號誠齋，㉞浙江台州臨海人。邃於三《禮》之學，解經披郤導窾，實事求是，不雜門戶之見。所著《求古錄禮說》若干卷、《四書正義》八卷，㉟輔翼群經，

㉖ 胡《墓表》作二卷；《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 13 冊，頁 450-451 所載《荀子補注》提要亦作二卷。《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第 6 輯，第 12 冊所收「郝氏遺書」本，亦分爲卷上、卷下。牟庭撰《傳》作一卷，誤。

㉗ 此據牟庭撰《傳》。胡《墓表》作：「補《宋書・刑法志》、〈食貨志〉各一篇」。《曬書堂文集》卷三，〈補宋書刑法食貨志敘〉：「〈刑法志〉出〈本紀〉二十四條、出〈列傳〉三十八條，《食貨志》出〈本紀〉六十九條、出〈列傳〉二十二條，二共補一百五十三條。」

㉘ 此據牟庭撰《傳》。胡《墓表》作二十篇。《曬書堂文集》卷三，〈宋瑣語敘〉云不分卷。

㉙《續修四庫全書》第 192 冊（收光緒十年曬書堂刻本《證俗文》爲十九卷），卷前，郝懿行〈自序〉：「分別部居，令不雜厠，凡爲十九卷，命曰《證俗文》。」（〈序〉又見《曬書堂文集》卷三）。牟庭撰《傳》作十八卷，誤。

㉚《曬書堂集・凡例》：「文集正本凡百十三篇……凡十二門」，故「十二卷」之說當出此。曬書堂刻《曬書堂集》除此而外，又收「外集」二卷、「別集」一卷、「詩鈔」二卷，凡十七卷。

㉛《師友淵源記》。

㉜《師友淵源記》。又《三百堂文集》卷上，〈爾雅義疏跋〉亦載此事云：「道光壬午歲，奐館汪户部孟慈喜筍家，先生挾所著《爾雅義疏》稿逕來館中，以自道其治經之難：漏下四鼓者四十年，常與老妻焚香對坐，參徵異同得失，論不合輒反目。不止草木蟲魚多出親驗，訓詁必通聲音，余則疏於聲音，子盍爲我訂之。奐時將南歸，不敢諾。」

㉝《爾雅義疏》刊行之始末，可參拙文〈郝懿行《爾雅義疏》之刊刻源流〉，見於《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4.4 ： 85-88 。

㉞《清史列傳》卷六九，〈儒林傳下〉：「金鶚，字誠齋，浙江臨海人。」《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四八二，〈儒林三〉：「金鶚，字誠齋，臨海人。」陳奐，《師友淵源記》：「金鶚，字誠齋，浙江台州臨海人。」閔爾昌，《碑傳集補》（《清碑傳合集》本〔上海：上海書店，1988〕），卷四〇，郭協寅〈金誠齋先生傳〉：「先生諱鶚，字風薦，誠齋其號也。」徐世昌，《清儒學案小傳》，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本（台北：明文書局，1985），卷一三：「金鶚，字誠齋，臨海人。」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卷九：「金鶚，字風薦，號誠齋，浙江臨海人。」又《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 1 冊，所收江瀚撰《鄉黨正義》提要云：「鶚，字秋史。」頁 723 。

㉟ 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作：「又《鄉黨正義》一卷，《四書正義》八卷」，疑誤。據《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 37 冊，「求古錄禮說補遺」條提要：「今存之《求古錄禮說》十六卷……最後一卷爲《鄉黨正義》，則《四書正義》之存稾，非本書也……」頁 397 ；又郭《傳》注：「黃瑞案，《四書正義》今存《魯論》六卷。」

發明《三禮》。陳奐稱其「深明乎禮，咀嚼白文，鎔鑄故訓，眞爲一代大作手」，㊱而《詩毛氏傳疏》中亦即於金氏《禮說》多有引用，㊲足徵陳奐欽服之狀。金鶚卒於嘉慶二十四年，故陳奐與之直接交往爲時未久，然二人之友誼並未因人天睽隔而爲疏闊，數十年後，金氏遺書終經陳奐多方設法而得面世，㊳雖見陳奐高誼，然此數月間之交遊爲陳奐所念念不忘之態，亦有以見之。

嘉慶二十四年，胡培翬入都參加會試，中式爲二甲二十九名進士，而其與陳奐之結識，當即正在此際。㊴是年秋七月五日，爲鄭康成生日，陳奐乃與涇縣胡承珙（1776-1832）、涇縣朱珔（1769-1850）、新城陳用光（1768-1835）、桐城徐璈（1779-1841）、嘉興錢儀吉（1783-1850）、吳縣蔣廷恩（1752-1822）、邵陽魏源、績溪胡培翬、陽湖張成孫、廣東鶴山馮啓蓁（？-1849）、桐城光聰諧（1781-1850）及從侄崇明陳兆熊（1797-1826）等人，相偕於京師海岱門外之萬柳堂公祭。㊵此次萬柳堂公祭，與會者皆一時勝流，故此亦可視爲陳奐已進入京師學術圈之標誌。而陳奐於此結識之研《詩》同道胡承珙、徐璈，㊶則於其學術之發展所關頗切。㊷總之，萬柳堂公祭於陳奐而言，無疑有著極爲重要之意義，與陳奐日後之交遊及學術視野之開拓，皆密切攸關。

邵陽魏源，亦爲陳奐此次入京時所結識者，魏源學尊公羊，與陳奐論學一本古文不同，且魏源於段玉裁亦多不恭之詞，㊸然學術尊奉之差異，㊹並未使二人友誼有所褪色，魏源即曾介紹摯友蘄水陳沆㊺（1785-1826）與陳奐相識，而二陳之交誼亦

㊱《師友淵源記》。

㊲ 有以此爲陳奐病者，若晚清費念慈嘗致繆荃孫云：「弟（費念慈）思爲鄭《箋》作專疏，因陳南園《毛詩疏》於訓詁極精，於禮制多舛，殆爲金誠齋所誤，故欲爲此以補正之，申發鄭義，爲專家之學。」《藝風堂友朋書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費念慈第 106 通，頁 372 。

㊳ 其詳情可參拙文〈金鶚《求古錄禮說》刊刻源流述略〉，《中國典籍與文化》（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5.1 ：35-39 。

㊴ 二人交遊之詳情，可參拙論文《陳奐交遊研究》第六章「陳奐與胡培翬」。

㊵ 此事可參陳奐《師友淵源記》、胡培翬《研六室文鈔》卷八〈漢北海鄭公生日祀於萬柳堂記〉、清・錢儀吉《珩石齋記事稿》卷一〈鄭君生日祠記〉等。陳奐弟子張星鑑《仰蕭樓文集・漢北海鄭君生日祀於虞山趙氏書齋記》繫此於嘉慶十九年甲戌，誤。甲戌公祭陳奐方居鄉從段玉裁問學，並未有出遊京師之舉。

㊶《師友淵源記》：「己卯秋七月，同人公祭鄭康成先師於京東隅萬柳堂，始獲與墨莊交。」又云：「余一見（徐璈）於京師萬柳堂」。

㊷《三百堂文集》卷上，〈毛詩後箋序〉載與承珙商榷往來之事云：「（承珙）由閩歸里，第通音問，商疑難。奐亦時時出己說以請益於先生，《後箋》中所載之說，皆所請益者也。」《師友淵源記》亦曰：「（承珙）書無不覽，唯專意於毛氏詩傳。志術既同，往復討論不絕於月。」而徐璈所著之《詩經廣詁》，據卷端洪頤煊序稱，《廣詁》從千百年後收集散亡，凡古言古字，片語單辭，靡不窮源探委，以期有裨於興觀羣怨之旨，厥功甚偉。所言雖多譽美之詞，然其搜纂之功，亦頗可觀。

㊸ 參《魏源集》（北京：中華書局，1976），〈說文轉注釋例〉、〈說文假借釋例〉、〈書古微序〉等篇。

㊹ 魏源早年沉迷於理學，至道光元年再次進京，始逐漸轉向漢學，先後成《詩古微》、《書古微》等著作。

㊺ 陳沆，湖北蘄水人，字太初，號秋舫。嘉慶己卯一甲一名進士，官修撰。道光元年主廣東鄉試，官至四川

圖 3：魏源
（浙江圖書館中國歷代名人圖像數據庫）

自此而持續三代之久。[46] 道光二十七年，陳奐《詩毛氏傳疏》刊行面世，亦嘗托付魏源爲之代爲作法銷售，[47] 此皆有見陳魏二人交深情密之態。

道光二年（1822）冬，陳沆結識陳奐於京師順治門外水月庵歸安姚學塽（1766-1826）寓所，[48] 陳奐晚年憶及當日情形曰：「秋舫禮鏡唐且逮奐。一日，戒二人食，公服迎門外，設香案堂中。鏡唐上客，奐介賓，其恭也如是。姪兆熊同秋舫舉進士，入館閣，交不密。恆與奐徵逐，恥競進而就恬退，故雖自處貴人，若有悔見貴人者。」[49] 又云：「（秋舫）與余從姪兆熊同榜進士，秋舫不相交親而獨親於余。與鏡塘姚先生執禮甚恭敬。常自言『狀元固不從學問中來也，前明羅念庵積二十年始脫去狀頭二字。』秋舫脫去狀頭矣。」[50] 又所云姚學塽者，字敬堂，一字晉堂，又字鏡堂，浙江歸安人。嘉慶元年進士，授內閣中書，歷官兵部郎中。十三年嘗主貴州鄉試。歿後門人彙刊所作，編爲《竹素齋遺稿》十卷。陳奐之與其相交，當於道光元年（1821）緣仁和龔自珍（1792-1841）之介。[51] 此次會面不久，陳奐亦即移居於姚氏寓所水月庵中。據《魏源集・歸安姚先生傳》云：「（學塽）官京師數十年，未嘗有宅，皆僦僧寺中。紙窗布幕，破屋風號，霜華盈席，危坐不動。暇則向鄰寺尋花看竹。僧言，雖彼教中持戒律苦行僧不是過也。」知姚氏水月庵寓所簡陋之甚，而陳奐與之一見傾心，乃至移寓同居於此約年餘之久，則陳奐居此，純爲向學之

道監察御史。卒後其子廷經輯錄其遺著編爲《簡學齋集》十二卷。

[46] 參《三百堂文集》卷上，〈簡學齋館課試律序〉。

[47] 參陳奐，《流翰仰瞻集》（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藏原件）第八通、第十通，〈楊亮致陳奐書〉。

[48]《三百堂文集》卷上，〈簡學齋館課試律序〉：「奐在嘉道之際遊學及京師，識邵陽魏子默深，緣默深識蘄水陳子秋舫。蘄水，洞庭陽。邵陽，洞庭陰。同方術，志相得也。奐時寓京外城，偕姚先生鏡唐宿水月禪林。」《魏源集・歸安姚先生傳》：「道光壬午年，拜公於京師水月庵。」由此推知魏源介紹陳奐與陳沆相識當在是年。

[49]《三百堂文集》，〈簡學齋館課試律序〉。

[50]《師友淵源記》。

[51] 參樊克政，《龔自珍年譜考略》（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道光元年」條，頁 171-172。自珍父麗正與學塽爲丙辰同榜，二人固爲故交。又《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新一版），第九輯，〈東陳碩甫奐並約其偕訪歸安姚先生〉：「中夜慄然懼，沈沈生鬚絲。開門故人來，驚我容顏羸。霜雪滿天地，子來寧無饑？且坐互相視，冰落鬚與眉。」「切切兩不語，喁喁心腑溫。自入國西門，此意何曾宣。飴我客心苦，驅我眞氣還。華冠闖然入，公等何所論。」「進退兩無依，歸來恐逮老。愁魂中夜馳，不如起爲道。枯庵有一士，長貧顏色好。避人偕訪之，一覿永相保。」頁 454，亦可見龔姚之交誼。

心所至可知。學墝爲人，固爲「聖門狷者」，「自言年十五始自淬厲，用愼獨功夫，奉山陰念臺劉先生爲灋，今而後幾三十年，無不肖念矣。」[52]而「晚年德望日益隆，自公卿遠近無不敬之，雖文人豪士傲睨自負者，語及先生無不心服，無間言。蓋誠能動物，不知其所以然也」，其品至純，其人至正，魏源乃至「請執弟子禮，先生固辭，而心中固終身仰止矣。」[53]則陳奐之親近賢達之意，尤爲顯著。而姚氏所取法之「淬厲」、「愼獨」，則皆爲一般漢學者所罕言者，此又可見陳奐尊奉戴段學脈，而有異於時輩行徑之一端。

姚學墝「接物能和以誠，故人多歸之」，[54]以此之故，水月庵姚氏寓所，成當日各方朝京者之樂趨之地，而陳奐在京時之諸多交遊，亦即發生於此間。[55]如會稽潘諮（？-1853），本係學墝知交，[56]其與陳奐之相識，宜當緣於學墝之介。[57]再據陳奐《師友淵源記》載云：「程同文，字春廬，浙江桐鄉人。嘉慶四年己未進士，官大理寺卿。道光初元，有薦舉經學意，奐初不識卿，卿乃介鏡塘姚先生來見，且告之曰，毋急急出都門也。後議不果行。」凡此皆可見水月庵之於陳奐拓展交遊之意義及作用。

道光二年，陳奐應江都汪喜孫（1786-1847）之聘坐館其家，[58]此間詳情已無文獻記錄可供考究，然據《師友淵源記》所云「長子寶猇，[59]廩生，從余學焉」一句，可藉以略窺其事。而之後不久，陳奐亦即去京南歸。

[52]《師友淵源記》。

[53]《魏源集・歸安姚先生傳》。

[54]清・姚文田，《邃雅堂文集續編・職方姚君傳》（道光八年刊本）。

[55]如前文所云，魏源介紹陳沆於此結識陳奐；胡培翬嘗於此拜會陳奐（參胡培翬，《研六室文鈔》〔光緒四年世澤樓刻本〕，卷八，〈清淮紀夢圖讚序〉）；又龔自珍〈陳碩甫所著書序〉（見《龔自珍全集》第三輯）中，述陳奐與龔、姚、胡（培翬）四人論學於水月庵等，皆發生於水月庵中。

[56]清・潘諮，《會稽潘少白先生集》（清・陳繼昌訂，道光二十四年瞻園刻本），卷七，〈丁卯橋傳〉：「余自壬午夏至京師，歸安姚先生亦知卯橋，三人者居相近，每佳風日必聚詠，漫步城南，恆佇語林間。」又姚文田，《邃雅堂文集續編・職方姚君傳》云：「（學墝）晚年與會稽潘諮交，日惟以進善規過相勖。」

[57]陳奐《三百堂文集》卷上〈簡學齋館課試律序〉中，之所以提及潘諮云：「山陰潘少白名諮，曾與姚先生相酬酢，陳蓮史方伯師事少白，集其詩文以傳。癸丑，年七十八，瞽兩目，潛跡鍾阜，城陷，不食賊粟死。畏我友朋，離喪澌盡。秋舫中年即世，承平清宴，懽娛之詞多，愁苦之詞少。小舫太史、子奉刺史，不隕詒謀，幸哉稱孝，顧視知己詎易多覯也。秋舫注《近思錄》，鏡唐注《感應篇》，潘少白有《常語》二卷，唯能用力愼獨功夫，自勵勵人。《感應篇》稿存奐家，小舫近取姚先生與惠松崖先生注合刻。」正因陳奐與陳沆、潘諮之結識，皆在水月庵之故。

[58]《三百堂文集》卷上，〈爾雅義疏跋〉：「道光壬午歲，奐館汪户部孟慈喜筍家。」汪喜孫與陳奐之交遊情狀，可參拙論文《陳奐交遊研究》第七章「陳奐與汪喜孫」。

[59]據《汪喜荀自撰年譜》，其長子名保蕤。又據《孟慈府君行狀》，喜孫之子有保和而無保蕤，則保蕤後當又改名爲保和。

三

道光二年十二月，離京返鄉後，次年初，陳奐即爲時任蘇松太道之龔麗正所聘前往上海衙署中坐館。龔麗正（1767-1841），字暘谷，號闇齋，仁和人。乾隆六十年（1795）舉人，嘉慶元年（1796）進士。歷官禮部主事、員外郎、郎中，徽州知府，安慶知府，蘇松太兵備道，署江蘇按察使。道光六年（1823）去官後，曾主杭州紫陽書院講席。著有《三禮圖考》、《兩漢書質疑》、《國語補注》、《楚辭名物考》等。麗正外舅即陳奐業師段玉裁，故陳奐與仁和龔氏或當早有交往。[60]而陳奐居京時之日，與麗正子自珍多有交遊往來，[61]則確切無疑，此次陳奐之館，或即係由自珍所親訂。[62]

嘉慶二十年，段玉裁卒，其手校諸書皆歸女夫麗正所有。[63]故陳奐之就聘龔氏之館，不僅可藉以貼補家用，更可飽覽其先師手跡，取資前型。如臺灣國立中央圖書館所藏崇禎十五年毛氏汲古閣刊《前漢書》有陳奐手跋云：「嘉慶乙亥夏日，設榻枝園，見案頭澗翁校《漢書》，過錄未半。越七載，道光三年，歲次癸未，在上海龔闇齋觀察署，取舊藏續錄，並錄段師校《地里志》一卷，上方墨筆皆是也。其時師已歿，校本悉歸其女夫龔處。」[64]正可見陳奐此間生活之一斑。

據現藏上海圖書館之劉泖生影寫北宋本《淮南子》[65]所載陳奐手跋云：「此北宋本舊藏吳縣黃蕘圃百宋一廛，復歸同邑汪閬源家。高郵王懷祖先生屬余借錄寄至都中，遂倩金君友梅景鈔一部，臧之於三百書舍。顧澗蘋景鈔豫大其賈四十金者，即此本也。道光四年三月陳奐識。」則知陳奐當日於龔氏坐館課讀之餘閑，亦多從事學術研究，依舊勘書不置。

[60] 嘉慶二十年五月，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刊成，其十五卷末有「受業婿仁和龔麗正校字」，而再據陳奐《師友淵源記》云：「嘉慶十七年壬申冬十二月，會《說文解字注》授梓，子蘭師之閩，而以校讎委任奐。遂受業師門，晨夕相親，几席相接，難必問，疑必析。」則當日陳奐與麗正或有交往。

[61] 自珍嘗於道光元年促成姚學塽與陳奐之友誼，已見前文所述。再據《龔自珍全集》，其中第二輯之〈海門先嗇陳君祠堂碑文〉（頁 158-159）、第三輯之〈陳碩甫所著書序〉（頁 195-196）皆係道光二年爲陳奐所作。又該年閏三月，自珍嘗借閱陳奐所藏《邦畿水利集說》，並爲作《最錄邦畿水利圖說》（頁 257）。參樊克政，《龔自珍年譜考略》，「道光元年」、「道光二年」條，頁 164-213 。

[62] 道光二年十二月，自珍亦離京返鄉，至次年二月下旬，方始歸京。又陳奐，《師友淵源記》：「子袗從余學，有著述。」袗即自珍長子龔橙，陳奐自此至道光五年，皆坐館龔氏，教授自珍之子。故自珍此次南歸，或即係爲安排聘用陳奐之事。

[63] 清・黃丕烈，《蕘圃藏書題識・經類》（繆荃孫、章鈺、吳昌綬編訂，民國八年〔1919〕金陵書局刻本），卷一，「《廣韻》五卷（校本）」條：「是書爲段若膺先生校本……先生手校書甚夥，身後以白鏹三千金歸諸婿家龔闇齋觀察。」

[64]《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題跋眞跡》（台北：國家圖書館編印， 1982），頁 320-322 。

[65] 亦即北京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初編》本之底本。

道光三年（1823）七月初一，龔自珍母親去世。次年，自珍扶櫬南歸。三月，經蘇州奉柩至杭州安葬，而陳奐亦當於此際伴自珍二子返里守喪。[66]仁和曹籀嘗記述其與龔自珍相識之經過云：「曩者道光甲申之歲，余入市閱書，邂逅（自珍）於僻巷，不及通姓名，瞪目視良久，若有心契者，執手談文字甚懽，始與訂交。」[67]籀（1800-？），又名家駒，字竹甫，一字竹書，號葛民，又號柳橋、石屋子、台笠子，仁和人。諸生。本金氏子而爲曹氏後，故又署曹金籀。著有《石屋書五種》十八卷等。曹籀與自珍之萍水相逢，於陳奐而言，意義攸關，緣陳奐此後生活之轉機，即賴曹籀所介。陳奐晚年弟子戴望嘗記述其師本年行蹤曰：「聞之曹丈葛民云，（碩甫）先生至杭州，主龔定庵舍人家，因識葛民。又介葛民，得交小米舍人云。」[68]陳奐亦自云：「甲申，至武林，與汪中書小米遇，時往還吳越，未嘗晨夕與居也。」[69]小米，即振綺堂主人汪遠孫。

遠孫（1794-1836），字久也，號小米，又號借閒漫士，浙江仁和人。嘉慶二十一年舉人，官內閣中書。有《借閒生詩詞》四卷，詩三卷，詞一卷，凡詩二百四十八首，詞七十三闋。遠孫嘗薈萃里中讀書種子結東軒吟社，集所作曰《清尊集》。能讀書，精於考證，所藏書之眞僞及得書緣起，皆詳注於書眉，條理井然。喜助人刻書，名師益友，若有撰述，必助刻。所作又有《詩考補遺》，《國語考異》、《發正》、《古注》，《漢書地理志校勘記》等。陳奐生活之轉機，即在於與汪遠孫昆仲之相識，然陳奐此時尚坐館龔氏，並不曾有另謀他就之想。此次杭州之行，陳奐之所交當不止於此，然其間詳情，今皆不能考知。惟據《師友淵源記》載云：「嚴杰，字厚民，餘杭監生。趙坦，字寬夫，仁和秀才。道光紀元，徵舉孝廉方正，皆以品學相砥礪，故知名亦相埒。奐初至杭州，與兩先生遊，聞其繽紛莊論，服其學之博，又未嘗不肅敬其爲人。阮相國元築學海堂於粵東，撰《皇清經解》一千卷，倚重厚民手校。末附叢

圖 4：汪遠孫
（浙江圖書館中國歷代名人圖像數據庫）

[66] 陳奐弟子戴望云：「是年（道光三年）當館定盦舍人家，課其二子，長君孝拱橙，次□□，均受業焉。」清・管慶祺，《徵君陳先生年譜》（趙詒琛、王大隆編，《戊寅叢編》本，1938），所附戴望案語。

[67]《龔自珍全集》附錄，曹〈序〉，頁 655。

[68] 管慶祺，《徵君陳先生年譜》附戴望案語。

[69]《三百堂文集》卷上，〈國語校注三種序〉。

書，其所編也。寬夫善說《易》，發揮鄭氏爻辰之旨，有《寶甓齋文編》二卷，秀水莊仲方芝階爲之小傳。」則知嚴（1763-？）、趙（1765-1828）二氏亦爲陳奐此次杭州所識。⓪

秋七月十三日，陳奐父植辭世，而陳奐亦短暫歸里奔喪。同邑布衣毛懷，夙與植交善，乃爲書「忠信篤敬」四擘窠大字，並爲書楹堂衆匾額。而之後不久，陳奐即回返上海道署，繼續其舌耕之業。① 龔氏滬上官署之中，自嘉慶二十一年麗正首次任職以來，賓客即往來不絕，門庭若市。自珍嘗描繪當時情景曰：「憶丙子丁丑，家公領江海，四座盡賓友。東南騷雅士，十或來八九。家公遍觴之，館亦翹才有。」② 陳奐坐館此際，亦頗得舊雨新朋之懽，據《師友淵源記》云：「余於甲申冬在上海道龔闇齋署與匪石遇，匪石以司馬《類篇》迻贈，不吝也。」匪石，即鈕樹玉（1760-1827），字藍田，晚稱匪石先生。家素饒貲，後中落，以生計故，賈於齊魯間，苦讀多年，日以羸錢聚書。歸，游於錢大昕之門，學益進。博及群書，尤精於《說文》，又進於金石文字。通音律，善篆隸書。詩工五言，亦簡遠有味。所作有《說文解字考異》十五卷、《說文新附考》六卷續考一卷、《段氏說文注訂》八卷、《說文解字校錄》十五卷、《匪石日記鈔》一卷遺文一卷、《匪石山人詩》一卷等。鈕氏與自珍交往多年，此次與陳奐之結識，顯係即緣自珍所介。陳奐於此間所識之友人，可記者又有上海徐渭仁氏。渭仁（1788-1855？），字文台、文璽，號紫珊、子山、不寐居士、隨軒，室名有春暉堂、西漢金鐙之室、千聲室、竹隱庵、鷗侶亭、寒木春華館、萬竹山房、秋水亭、玉林亭、寶晉硯齋等。通書畫，有金石之學。著有《隨軒詩存》、《續存》，又輯有《隨軒金石文字目錄》二十卷等。徐氏爲人，急公好義，頗得一時勝流所重。嘗輯刻《春暉堂叢書》，掇拾前賢詩文，俾傳於世，其功亦不可沒。然晚年陷於小刀會中，堅不允出。③ 事畢，遂以此爲人所詬病，並爲捕入獄中。吳縣王韜

⓪ 管慶祺，《徵君陳先生年譜》，「道光元年」條云：「先生在杭州得交錢塘汪內史遠孫小米、適孫亞虞、邁孫少洪、餘杭嚴上舍厚民杰、仁和趙秀才寬夫坦。」雖其繫年有誤，然亦可藉以知曉陳奐結識嚴、趙二氏係與汪氏昆仲同時。

① 閏七月，龔自珍於上海爲《葊山草堂詩集》題跋（《龔自珍年譜考略》，「道光四年閏七月」條，頁 250-251），東主既已返滬，則陳奐之匆匆返職當亦爲情理中事。

② 《龔自珍全集》第九輯，〈乞糴保陽〉，第三首，頁 507 。

③ 清・王韜，《瀛壖雜誌》卷五：「癸丑會黨之亂，徐紫珊上舍陷於圍城中。余寄書力勸之出，紫珊答書往復，深自剖晰，且言在閩人會館定計復城，已有成謀，不料事忽中變，喋血倒地。當初難作，蔣君劍人往諗之，紫珊屬作《袁公傳》，且令詳敘殉難本末。袁公蓄有四犬，皆不食死。更屬作《義犬記》，而爲袁公成殮如禮。劍人將別，啓篋贈金數笏，指其新居嘆曰：『此將爲墟矣。』言極沉痛。惟裹足不出城，是大失著處。即使名重逼留，要可用計脫也，戀戀危地何爲哉？卒至蜚語相誣，無以自白。平素知交，將其昔日詩文贈答悉行刪薙，則殊可喟矣。紫珊生平爲邑中籌辦公事，以能敏稱，惟功罪不相掩，故德怨亦時參半耳。」陳戍國點校，《瀛壖雜誌・瓮牖餘談》（長沙：岳麓書社，1988），頁 121 。

（1828-1897）嘗論其人其事云：「卒至蜚語相輕，聲名狼藉，而無以自明。又不善約束幼子，以致脫節不全，所交多爲惜之。無識者將其昔日詩文贈答之作皆爲刪去，殊屬太過。余嘗論紫珊生平，並無大不韙，所籌辦公事極稱能敏。惟功罪不相掩，故德怨亦時參半耳。若竟昭之首惡大憝，則過矣。」[74]陳奐《師友淵源記》刊本[75]中，提及渭仁云：「丁未春，余于役滬瀆，識泰峰。徐紫珊渭仁與余舊識，重與相遇焉。紫珊好藏金石，書法宗米海嶽意……（咸豐）三年八月初五日，廣閩人滋事，陷上海，泰峰、紫珊皆被幽執。四年正月克復，始免於難。」而現存之《師友淵源記》稿本[76]之中，又有刊本中所未有之撮述兩人相識經過之文字，云：「道光四年，余有滬上游。紫珊與定庵爲莫逆交，從定庵而識。」正可反映陳奐坐館上海之時，與龔氏相得之情及友朋交遊之狀。而此段文字之刪節，則或係陳奐咸豐十年修訂時刪定，[77]或係光緒中汪鳴鑾刊行時刪定，現已不可考知，然其出於避禍之意則殆無可議。

道光五年（1825），陳奐仍館龔氏。二月十六日，於杭州吳山訂正《毛詩釋文》一卷畢，據王欣夫先生言：「陳碩甫既臨其師段茂堂、江子蘭及臧在東、顧抱沖所校於通志堂本，而亦時下己意，於《毛詩》尤多有訂有補，蓋其所業在是，且爲所撰《毛詩音》張本。」[78]其所過錄之段玉裁等人之校文，亦必即爲龔氏道署所藏玉裁之手稿，此亦可推見坐館龔氏之數年於陳奐學術演進之意義。五月，龔麗正奉旨赴京引見，[79]則陳奐之館亦當移至仁和龔氏老宅。

至八月初九申時，陳奐原配顧氏卒，年四十三，敕封安人。陳奐遂返鄉經紀其喪。歸鄉之時，又適逢從侄兆熊從京南歸，並爲陳奐轉致老友開化戴敦元關念之意，[80]此時距陳、戴二人京師之別，亦已三載。[81]先是，兆熊典試閩闈，侯官陳壽

[74] 王韜，《蘅華館日記》不分卷，《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003），第 576 冊，收上海圖書館藏稿本影印本。

[75]《師友淵源記》始刊於光緒十二年錢塘汪鳴鑾，是爲《函雅堂叢書》本，現上海圖書館所藏《師友淵源記》清稿本，即係《函雅堂》本之付刊底本。又有民國二十三年董金榜所刊之《邃雅齋叢書》本，乃係影印《函雅堂》本而成者，故上海圖書館之清稿本、《函雅堂》本、《邃雅齋》本內容完全相同。

[76]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光緒 12 年（1886）錢塘汪氏函雅堂刻本。

[77]《師友淵源記》初成於咸豐五年，至十年蘇州陷落前夕，陳奐避亂至無錫後，陸續又有修改補訂之處。

[78]《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癸卯稿卷一，「毛詩釋文校一卷」條，頁 721-725 。

[79]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桂林：廣西師大出版社，2000），第 30 冊：「道光五年五月十九日，內閣奉上諭：江南蘇松太道龔麗正、山西潞安府知府陸繼祖、雲南大理府知府陸敏棣俱著來京，交吏部帶領引見，其各員缺著該督撫委員署理。欽此。」又「道光五年五月二十日，內閣奉上諭：江南蘇松太道員缺著潘恭常補授，山西潞安府知府、雲南大理府知府二缺俱著歸部照例銓選。欽此。」頁 137 。

[80]《三百堂文集》卷上，〈戴簡恪公紀略〉：「乙酉，奐從子兆熊典試閩闈，告假歸里，猶道公存問，意氣勤勤懇懇。」

[81] 同上，〈戴簡恪公紀略〉：「道光壬午，由江西臬升山西藩，來都之一日，奐適過其館，公短褐出，奐亦不具冠相見，三更乃罷。」

祺以所著《五經異義疏證》郵寄蘇州陳奐家中，至此而陳奐亦得寓目，並於作《詩毛詩傳疏》時多次引用。壽祺（1771-1834），字恭甫，一字葦仁，號左海，晚號隱屏山人。嘉慶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出朱珪、阮元門，爲王引之同年。所撰《左海文集》十卷、《絳趺草堂詩集》六卷、《左海乙集駢體文》二卷、《東觀存稿》二卷，編爲《左海全集》。壽祺與陳奐知交，一則緣於同爲引之之友，一則則爲兆熊此次典試所致，再則壽祺乃江沅之友，[82]緣此數端，故壽祺乃有萬里惠書之舉。而壽祺之子喬樅（1809-1869），「即（兆熊）乙酉所得士也，亦能世其家學。」[83]則二陳之交誼，亦由此而延續，不待言而可知。

喪禮甫畢，陳奐即返回杭州館中。八月二十五日，陳奐館於杭州錢河署，並有校《周禮漢讀考》之舉。[84]至本年秋間，以龔麗正已卸上海道返杭州家居，故陳奐亦即辭館歸里。

陳奐家境，至此已衰，[85]故辭館後亟需謀求新職以補家用。道光六年（1826）春，應振綺堂汪氏昆仲之聘，[86]陳奐再次赴杭，而其得爲汪氏所聘之關節，則已如上文所述，乃拜曹籀之介所賜。然此次坐館爲時極短，緣本年已七十一高齡之高堂突染疾疫，陳奐遂隨即返蘇侍疾。而此時，京中又有惡訊傳至，從子兆熊歿於官。

陳奐爲人頗篤風義，雖云家教使然，而師門熏染，亦不可忽視。陳奐摯友汪喜孫嘗於陳奐母喪後來函云：[87]

> 經明行修，使治宋儒學者不得謂訓詁之學無當於躬行實踐，天下幸甚，斯文幸甚。戴先生謂，古六書九數，儒者結髮從事，今或皓首未之聞。段先生謂，聖人之道在六經，不於六經求之，則無以得聖人所求之義理，以行於家

[82]《昭代經師手簡二編》（羅振玉輯印，1918），收乙亥孟陬〈陳壽祺致王引之書〉第二通云：「近吳門江子蘭先生遊閩，兩得段懋堂先生札，知大耋無恙可喜，聞其《說文注》已刻，尚未得見。」知壽祺與江沅亦有交遊。

[83]《師友淵源記》。

[84]《涵芬樓燼餘書錄・經部》（《張元濟古籍書目序跋彙編》本），「周禮六卷」條：「道光五年八月二十五日，校《周禮漢讀考》一遍，時在武林錢河署也。碩甫陳奐。」頁 396 。

[85] 清・葉廷琯選輯，《感逝集》（光緒六年〔1880〕滂喜齋刻本），卷四，載陳奐之弟烱云：「月坨家本素封，以讀書爲業。年少多才，工詩文，兼善繪事，左圖右史，不問生計。中年家落乃出遊覓食，常往來廬□皖亳間。壬辰舉南闈，四上春官不遇。庚子春，病歿於家，年未四十。身後刻詩六卷，初喜學溫李，詞頗繁縟，繼乃皈心蘇黃，風格漸臻雋上。余舊有其集，後失之，戊辰歸里，假之雷甘溪，爲選存三十首，皆取有氣骨神韻，才筆錚錚者。惜乎天不假年，未及大成。然後賢論吳中詩，□如月坨者，亦必僂指及之矣。」正可見陳奐家族衰敗之況。

[86]《三百堂文集》卷下，〈與王伯申書〉，辛卯（當作於乙酉）：「奐去秋歸里，今春仍來杭郡，爲汪孝廉名遠孫所訂。汪君家富於書，亦習聲訓之學，作伴同業，栖身湖寺。」

[87] 陳奐，《流翰仰瞻集》第五十四通，〈汪喜孫致陳奐函〉。

國天下。又謂，戴先生治經，凡故訓音聲、算數天文、地理制度、名物人事之善惡是非，以及陰陽氣化、道德性命，莫不究乎其實，蓋由考覈以通乎性與天道。既通乎性與天道矣，而考覈益精，文章益盛，用則施政利民，舍則垂世立教而無弊，淺者乃求先生於一名一物、一字一句之間，惑矣。又述戴先生曰，六書九數，如轎夫然，所以舁轎中人也。以六書九數盡我，是猶誤認轎夫爲轎中人。又言生平著述之大，以《孟子字義疏證》爲第一，所以正人心也。以上各說，可知爲學之次第。閣下向言義理出於訓詁，段先生欲由訓詁以通義理，而未有成書，是誠見道之言。今世爲段先生之學者，祇求之一字一句之間，非段先生所以爲學，亦非段先生教人之心也。求先生作段先生行狀，表而出之，使天下後世知所以爲學問者，幸甚幸甚。

係爲倩陳奐表彰段玉裁而發，然其中所述正可反映由戴震[88]、段玉裁乃至陳奐師弟三代一脈相承之哲學理念，即「六經尊孔鄭，百行學程朱」[89]，陳奐之所以爲人尊崇，學術之篤守家法、不逾閫域固爲一端，然所謂「經明行修」更使陳奐博得一般樸學者所未有之榮譽。[90]李新霖先生以爲：「陳奐爲段玉裁大弟子，然已不欲以小學自限，其所企盼者，性道與治天下也。而自珍云：『學當務精者、鉅者，凡小學家言不足治，治之爲細儒。』正暗爲疏解，是於奐說深表同情也。」[91]雖未察知陳奐講求性道乃一本師門之教，然所云陳奐「已不欲以小學自限，其所企盼者，性道與治天下也」之說，則可爲確論。陳奐之睦親敦友，皆有事實可徵，如之後道光末年代友刊書等皆是。而此次從子兆熊之歿，亦賴陳奐千里迎喪，方得歸鄉入土安厝。

道光七年正月，陳奐再次整裝入都，與前次不同，此行乃爲迎兆熊之喪。初春之際，陳奐入都，其首要之事，即爲拜訪已八十四歲高齡之王念孫。念孫、引之父子此度與陳奐之交遊詳情，今已不可盡知，然至此而後，雙方即再未有會面之因緣。

陳奐進京之後，與其在京諸友多所交往，道光二年時之東主汪喜孫即爲其中之一。緣汪喜孫之介，正月間，陳奐又得與諸城李璋煜（1792-？）結識，而陳奐又介

[88] 關於戴震哲學之形成，可參「中國儒學網」所載王傑，〈戴震專題研究（三）：戴震義理之學的形成與確立〉一文（見於：http://www.confuchina.com/10%20lishi/daizhen/daizhen%203.htm）。

[89] 清・陳慶鏞撰，《籀經堂類稿》（咸豐刻本），卷前，龔顯曾撰〈序〉。

[90] 如咸豐元年，陳奐膺孝廉方正之舉。又可參拙論文《陳奐交遊研究》第五章「陳奐與高郵王氏」、第七章「陳奐與汪喜孫」有關部分。

[91] 李新霖，〈清代經今文學述〉，《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集刊》22（1978）：113-311；李新霖，《清代經今文學述》（台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77）。

璋煜乃與安丘王筠（1784-1854）相交。[92]自相識之後，數人往來酬酢無虛日，直至陳奐離京前夕。[93]陳奐一生著力學術，無論南來北往，僕僕塵道間，亦皆手不釋卷，未嘗一日棄書不觀。而此次北行，陳奐所攜之段玉裁《經典釋文》校本，則成爲友人樂觀之秘笈，[94]李璋煜乃更以乾隆間孔氏微波榭刊《孟子趙注》贈予陳奐，以爲彼此友誼之見證。[95]

陳奐此次京師之行，所與交往者，可知者尚有戴敦元[96]、胡培翬[97]等人，友朋切磋之樂，當亦不免，惜陳奐重任在身，不得不匆匆作別諸友，扶柩南歸。離京之際，王引之因修訂《讀書雜誌》故，再囑陳奐校讎《管子》、《荀子》，而之後數年，陳奐亦不負所托，精校二書寄呈，其中精義，則已多爲念孫採入所著《讀書雜誌》之中。

南歸途徑山東，登泰山之巔。時通州徐樹人爲宰泰安，乃以秦嶧山刻石舊拓爲贈。[98]樹人生平不詳，陳奐所爲諸文中亦不載此人，則二人之後或者再無聯絡。[99]然贈拓之舉，適可窺知陳奐碑帖之學當亦頗有足道者。[100]

本年秋九月九日，陳奐遭母趙氏喪，遂居家不出，以坐館而寓居蘇州之山東榮城梁蘭滋家，課其子寶森童子業。至道光十年（1830），陳奐乃決然專意著述，不再以

[92] 王筠，《清詒堂文集》，附鄭時撰《王菉友先生年譜》，「道光七年」條，收李璋煜致王筠手札云：「今日往拜陳碩甫先生。年僅卅餘，而聲音訓詁略談數條，已知其茂堂先生高足弟子。訂於初三日在弟寓約吾兄相見。不可失此人，微孟慈力，幾當面錯過矣！」頁 243；又璋煜致朝鮮金命喜函云：「近來相識諸多學人」，陳奐即在此列。參日本・藤塚鄰撰，藤塚明直編，《清朝文化東傳の研究——嘉慶、道光學壇と李朝の金阮堂》（東京：國書刊行會，1975），第十三章，〈李月汀、鄧守之と阮堂〉，頁 332。

[93] 鄭時撰，《王菉友先生年譜》，「道光七年」條，頁 243，所收李璋煜致王筠手札又一通云：「今早已許碩甫，甚以爲快。竟夕之談，亦不必通宵不寐，且可暗室講論也。今晚無事，可過我否？明日須赴署值宿矣……」又一通云：「昨夜譚，碩甫、竹村皆以吾兄已去爲感。十六日晚，弟在署值宿，去碩甫寓數武，擬公事畢即到其家，作竟夕談。碩甫屬弟約兄於下鑰時入城，在彼相候，可否？」又一通云：「碩甫在此看吾兄《說文》，即來一談，明日即起身矣，不能再晤矣。弟璋頓首。」

[94] 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經部二》（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二，「經典釋文」條，載李璋煜跋：「丁亥暮春假陳碩府奐所藏段茂堂先生校本復校，惜行篋中僅攜《泰誓》至《秦誓》一卷耳（《尚書音義》後）。」「道光七年三月十八日，假陳碩府所藏段茂堂先生校本復校過（《周禮音義》後）。」頁 107-108。

[95] 陳奐跋，乾隆孔氏微波榭刊《孟子趙注》十四卷，焦循評點本云：「李公字方赤，以粵藩調任楚藩，告病免官。嘉道之際，稱良有司者，時人推李公爲首。此書其所持贈也。」（上海圖書館藏，陳奐手跋本）。

[96]《三百堂文集》卷下，〈戴簡恪公紀略〉：「明年，兆熊不祿，奐再至都門，公猶步送長春寺，從此則不復見公矣。」

[97] 參註[92]李璋煜致王筠函。

[98]《三百堂文集》卷上，〈秦嶧山刻石跋〉云：「憶余於道光戊子出都，過岱登絕頂。時通州徐樹人宰泰安，以鈎摸舊拓本見贈，蓋明嘉靖間出諸榛莽，移諸碧霞宮東廡，宮火，碑失久矣，即此二十九字也。」繫此事於道光八年。然以情理度之，恐爲陳奐誤記，此當爲道光七年南歸時事。

[99] 陳奐老友王南通王廣蔭，《集益齋稿》（咸豐刊本），卷二中載詩四首，皆爲贈徐樹人者，則陳奐與樹人之識，或緣王氏之介。

[100]《三百堂文集》卷上，又收有〈漢史晨飨孔廟奏銘跋〉、〈漢孔廟置百石卒史碑跋〉、〈漢北海相景君碑跋〉、〈受禪表跋〉等四篇碑跋亦可證。

塵事嬰心，遂辭館再赴杭州。陳奐《師友淵源記》載此云：「道光戊子、己丑、庚寅三載皆館宿其（梁氏）家。余時專意治《毛詩》，晝夜不欲罷，迺翻然曰：『目不能兩視而明，耳不能兩聽而聰。好爲人師，從古爲患。爲己且爲人，兩顧必一失。今而後，誓不虛糜館家穀矣。』遂力辭而後已。」此時，陳奐已四十五歲。

四

道光十一年（1831），陳奐重抵杭州，與汪遠孫相偕寄宿於西湖葛林園。六月，賃西溪俞氏之屋，有終老之志。[101]杭州西溪勝景宜人，多爲歷代學人所樂居。葉景葵先生（1874-1949）嘗作詩讚曰：「儒風競說西溪好，不事王侯相見之。」[102]正可反映此地爲人喜愛之狀。現存陳奐《家譜》中錄有友人朱酉生所作〈陳碩甫讀書西湖之十八澗詩以寄之〉，[103]詩云：

> 一澗一天地，澗澗水聲別。水流深翠中，一澗一山接。昔游際初春。諸山積殘雪。雪光照人綠，了了辨林葉。林葉寒未凋，櫳槮蔽岩穴。細路凡幾里，澗流屢回決。時有四五家，編門縛黃篾。近聞陳碩甫，借屋發書篋。炎夏居此鄉，眞與人境絕。朝飲澗中水，暮吟澗上月。世士無君閒，擾擾成內熱。青山不負吾，寰裳夢徒涉。

所描繪者，正是陳奐此時讀書西湖之情景。陳奐湖濱讀書之暇，亦與一時同道多有交遊，其著者則有嘉定朱右曾。右曾（1799-1858），據《師友淵源記》載云：「字亮甫，一字咀霞，嘉定人。道光戊戌進士，入翰林，任安徽徽州府。通籍前曾以所著《詩地理徵》二卷屬校閱。[104]奐之治《毛詩》地理也，每每樂觀其精當處，故引用頗多。胡紫蒙盛稱太守好官，蓋能以經術而施諸政事者也。有《大戴禮補注》，已刻。」右曾之著述，王欣夫先生所述最詳，[105]云：「亮甫以道光戊戌進士，曾官安徽徽州知

[101]《師友淵源記》：「西溪爲北高峰後山之溪，溪旁繞以古梅，梅盛開時無異仙境，明末遺老之所隱居，隨在有古趾存。辛卯六月，賃俞氏屋，攜眷就家，慨然遐思，終老西溪。」

[102]《葉景葵禫著・卷庵詩存・題西溪張我持適臯亭桃花圖卷爲吳諫齋作》第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頁 397 。

[103]《家譜》卷一六，〈藝文錄〉。

[104]據朱右曾，《春暉軒集》（王大隆校，復旦大學藏，民國間《學禮齋叢書》鈔本），卷二，〈詩地理徵序〉可推知即爲本年之事。

[105]《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庚辛稿卷四，「春暉軒集四卷」條，頁 292-294 。

府。其著述之已刊者，如《詩地理徵》、《逸周書集訓校釋》、《汲冢紀年存眞》，訓詁考據，卓然可傳。其未刊者尚有《春秋訓詁》、《春秋左氏傳解誼》、《春秋左傳地理徵》、《漢書郡國志補校》、《穆行堂隨筆》及此《春暉軒集》各種。」據二人所述，則知右曾與陳奐，信乎爲學問同好，故二人自此而奠定終身友情，雖以右曾宦蹤漂移而少有往還，[106]然其相知之情則未嘗稍減。

道光十三年（1833），陳奐爲汪遠孫所訂，助汪遠孫、吳顥校刻《國朝杭郡詩輯》，[107]從此，陳奐即館於振綺堂中。陳奐坐館汪氏，賓主相得，酬酢甚懽，其具體情狀可皆見於《三百堂文集》卷上〈國語校注三種序〉之中，其中所述，可謂情發於中，字字沉痛、句句含悲，山陽聞笛、黃壚腹痛之感，時至今日，猶可體會。汪氏之於陳奐，恰如《師友淵源記》所云：「《詩疏》之藉爾有成者，徒以有汪氏三昆矣。」[108]確乎意義重大，不愧良友之稱。

[106] 據《春暉軒集》卷二，〈詩地理徵序〉云：「歲在昭陽，考《春秋》地理甫竟……既屬稿，余友長洲陳碩甫奐聞之，馳書索觀，時陳君方撰《毛詩疏》，遂以正之。越十有六年，遇於武陵（當爲武林），則《詩疏》已板行海內，頗采鄙說。」則知陳奐與朱右曾十數年間，僅此兩次交往。

[107]《三百堂文集》卷上，〈國語校注三種序〉：「癸巳，小米爲吳氏校刻《杭郡詩輯》，余遂館宿其家。」另據《國朝杭郡詩輯續輯》卷首，吳士鑑 1927 年題識云：「又二十年庚寅，先曾祖總制公奉諱歸里，與汪小米、黃薌泉諸老結東軒吟社。汪氏振綺堂藏書頗富，先曾祖始有重纂《詩輯》之意。拾遺補闕，增爲三十二卷，又編《杭郡詩續輯》四十六卷。助之者以薌泉先生之力爲多。壬辰服闋入都，以稿本屬小米先生及其弟又村先生代爲剞劂，迨書成，而小米先生已歸道山矣。」並未言陳奐嘗參與是役，然文中言「壬辰服闋入都，以稿本屬小米先生及其弟又村先生代爲剞劂」，則陳奐此年就聘當係爲校勘此書。又據《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國朝杭郡詩輯三十二卷續輯四十六卷三輯一百卷正輯續輯」條介紹云：「此《國朝杭郡詩輯》者，初輯於吳顥。顥蓋仿《檇李詩繫》、《三台詩錄》及《越風》、《甬上耆舊集》之例，搜采杭州一郡之詩，爲郡邑詩徵之輯。始自國初，下迄乾隆，凡四朝熙皞之風，一百五十餘年之作，上溯遺民，旁推閨秀、方外，兼及姓名未著、寄籍流寓之詩，都得一千三百九十人，介爲三十有二卷。科目布衣，相間錯列。先順治朝有科目者，以科目爲序；次由前明科目入仕，或不入仕，及前明遺老入國朝有年者，以行輩爲序；次順治初人，約略爲序；次康熙朝有科目者，以科目爲序；次順治、康熙間人，約略爲序；次康熙間人，約略爲序；次雍正有科目者，以科目爲序；次雍正、乾隆間人，約略爲序；次乾隆有科目者，以科目爲序；次乾隆初人，約略爲序；次乾隆朝人，約略爲序，時代未詳者附後；次無名氏；次閨秀；次名流寄寓；次方外釋道。均屬已往之人，所謂別裁論定身後之旨也。書成，越三十年，孫振棫復爲之續輯。續輯之意，則以順治、康熙以來，原輯間有敝漏；二則以原輯止於乾隆，嘉慶未遑入錄。故另爲續采，凡得一千七百五十有八人，介爲四十有六卷，視原輯加詳焉。其例一以原輯爲準，歷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悉以原例爲次。嘉慶朝及嘉慶間，及嘉慶道光間，及道光元年至十五年間，其例亦相同。蓋詩篇詩家，固有增益，而例次則未有變也。」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濟南：齊魯書社，1996），第 27 冊，頁 206 。

[108] 又據《杭州汪氏振綺堂小宗譜》（汪玉年纂修，民國十四年刻本），卷三：「適孫。諴次子，邵氏出，字亞虞，號又村，行二。誥授奉直大夫，候選州同知加二級，以子守正官誥封資政大夫、二品頂戴直隸天津府知府，生於嘉慶九年甲子七月二十日辰時，卒於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十月十八日酉時，年四十歲。」「邁孫。諴第三子，姚氏出，字我斯，號少洪，行三。清國學生，以子曾本官贈奉政大夫，同知銜廣東候補知縣，以外曾孫樓思誥官貤贈通議大夫，度支部員外郎加五級。生於清嘉慶十一年丙寅七月十七日辰時，卒於咸豐三年癸丑八月二十七日辰時，年四十八歲。」「曾撰。遠孫子，字子與，行一，以弟守正官清，貤贈資政大夫，二品頂戴升用道直隸宣化府知府。生於清道光五年乙酉六月初五日未時，卒於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六月二十八日辰時，年二十歲。」

陳奐寓居杭州前後二十餘年，往來友朋頗衆，其中多有爲汪氏昆仲所介紹者，如烏程費丹旭即爲其一。丹旭（1802-1850），字子苕，號曉樓，別號環溪生，又號偶翁。工畫人物，[109]兼擅山水。撰有《依舊草堂遺稿》、《依舊草堂未刻詩》一卷[110]等。《師友淵源記》云：

> 費丹旭，字小樓，浙江烏程布衣。識小樓於汪氏振綺堂，工詩，兼擅六法，又善爲人容，曾爲余寫《西溪楳隱小景》……此甲午歲事。繪四十八小景，唯肖。子蘭題首，引以西歸之路，非至交不跋，跋已盈卷矣。城陷遺亡，何啻癡人發夢？丁未，《詩疏》刊成，曉樓更作六十二歲像。

近人洪業先生嘗曰：「道光丁未、咸豐癸丑之間，遠孫、適孫兄弟六人中，唯邁孫、遹孫二人尚在，乃重繕《振綺堂簡明目錄》，託陳奐爲檢校編訂。」[111]則陳奐居於振綺堂之際，或則曾司典掌圖籍之責。故而一時學人之欲觀書汪氏者，皆與陳奐有所往來。如緣振綺堂藏書而與陳奐結交者，有杭州唐棲勞氏兄弟。所謂勞氏兄弟，係指「勞權，字平甫，格，字季言，居浙江仁和之唐棲鎮。少年俱以治經補弟子員，後遂不與試事。昆弟講習天倫、朋友，終日納戶，丹鉛襍陳，專攻於群史，多所箸述。歷任學使，采訪其能，終不應，時人有二勞之目。每談次，深恨近尚志趣卑下，猝以爛惡之考墨汨沒其性靈，自以爲急功近名，不知愈求而愈遠，此眞振俗之論矣。」[112]陳奐與交往者，主要爲勞格，[113]清代蘇州葉廷琯記云：「季言名格，浙江仁和人，家塘棲，候選訓導。累世藏書極富，終歲閉門，惟事搜討，史學極深，尤熟於唐宋故實。……辛酉杭州大亂，遺籍盡散，輾轉遷避吳江同里，憂憤發疾，甲子四月歿，年四十五。惜著書未有成集。《通鑑》札記七條，曩所寄示，存之聊見所學一斑也。」[114]而陳奐與勞氏兄弟之淵源，即係因振綺堂藏書而發生。道光二十年（1840）夏，勞格請陳奐借振綺堂所貯朱彝尊舊藏《大唐類要》以備校勘之需。[115]至道光二十七年

[109] 清・于源，《鐙窗瑣話》（《一粟廬合集》本，道光二十五年至咸豐間刊本），卷十：「苕上費曉樓丹旭於繪事無不工，尤神於寫眞，所作仕女姿態妖冶，霧髻風鬟，罕有其匹。近作諸侯賓客，倒屣相迎，輦金而返。」

[110] 鈔本，《依舊草堂遺稿》一卷，劫餘存稿二卷（南京圖書館藏，清同治七年〔1868〕汪氏振綺堂刻本）。

[111] 洪業著，〈跋汪又村藏書簿記抄〉，《洪業論學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 136-139。

[112] 《師友淵源記》。

[113] 道光十七年，勞格年十八，出就童子試，遂與陳奐等結爲忘年交。參清・勞格撰，〈讀書雜識序〉，《讀書雜識》（光緒四年吳興丁氏刊本）卷首，勞檢〈亡弟季言司訓事略〉。

[114] 清・葉廷琯，黃永年校點，《吹網錄》卷二（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頁 2。

[115] 勞權，《勞氏碎金》卷下，「北堂書鈔一百六十卷」：「庚子夏，屬陳碩甫先生借汪氏振綺堂藏竹垞藏鈔《大唐類要》校勘，二人分校，矻矻從事，帀月始畢。舊本多訛，悉照本增刪，對勘草草。又卷帙繁重，不能復勘，恐不無遺漏。末三卷令小史影鈔裝入。竹垞有手跡跋語，與刻入集本不同，今附書序後。其書每卷書名俱係剜補，版心原《書鈔》字跡因鈔本用蘭格，亦以藍色塗之。丹鉛主人識。」又見於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子部四》卷十，《北堂書鈔》條勞格跋，頁 801。

（1847），吳興丁寶書再就陳奐借觀振綺堂所藏《大唐類要》。[116] 而陳奐乃遂薦其訪諸唐棲勞格，以觀其所校正之副本。再若道光二十二年（1842）五月，陳奐於汪氏館中檢得明嘉靖四年柯維熊校本《史記》世家及列傳，寄予嘉興錢泰吉等，[117] 皆見振綺堂藏書於陳奐之交遊及學術事業之重要意義。

陳奐著書之暇，多有應友人所托校勘典籍之事。如道光十四年（1834）三月，陳奐即爲秀水知縣閩侯陳徵芝校勘《管子》、《淮南子》。[118] 而本年夏間，陳奐復應胡承珙遺嗣之邀，赴涇川校刻胡氏《毛詩後箋》，並爲補述《魯頌・泮水》以下，[119] 直至初冬始返回杭州。道光十五年（1835），陳奐又爲汪遠孫校讎許金刻公序本《國語》於黃刻明道本上，並自錄一過。[120] 至道光十七年（1837）春，陳奐以胡培翬之一再敦請，[121] 再次赴涇校訂《毛詩後箋》，以便付梓行世，[122] 至端陽節後乃竣事。陳奐之屢屢爲人所聘校勘經籍，則顯示此時陳奐之校勘水準當已騰然衆口，飽受讚譽，此亦早年從學江沅、段玉裁二師所受熏染之一端。[123]

道光十五年，陳奐五十歲，撰成《毛詩傳義類》一卷，此爲自嘉慶十七年二十七歲研《詩》以來陳奐所著有關《詩經》之現存最早著作。作爲陳奐之摯友，汪遠孫於陳奐之著述，自然樂觀其成，並進一步規勸陳奐早日從事《傳疏》之作，陳奐於遠孫身後憶及此事云：[124]

[116] 清・勞格，《讀書雜識》卷前，光緒三年丁寶書〈序〉。

[117] 清・錢泰吉，《甘泉鄉人稿》（同治十一年刻本），卷五，〈校史記雜識〉：「五月中……陳碩甫奐從汪氏檢寄柯本《世家》、《列傳》。」

[118] 參《三百堂文集》卷上，〈明刊本管子跋〉、〈校本淮南子跋〉。管慶祺所作《徵君陳先生年譜》，戴望補記繫此事於道光二十四年，今據〈校本淮南子跋〉所云：「道光十四年三月長洲陳奐計五十日校畢」之語糾正。又據《光緒嘉興府志》（《中國地方志集成》本，上海：上海書店，1993），卷三七，〈官師二〉，陳徵芝任秀水令至本年止，故戴望所云實誤（另戴氏又誤陳徵芝爲嘉興令）。據《閩侯縣志》卷八四，〈循吏五〉云：徵芝，字世善，一字蘭鄰，號韜庵，嘉慶壬戌進士，福建人。平生好聚書，官俸所入，悉以購書，歸田後積書至八萬卷，宋元名槧居十之六七。著書數種，皆未刻。

[119]《三百堂文集》卷上，〈毛詩後箋序〉：「甲午夏，令嗣先翰、先頖招奐至其里第，屬任校讎遺書，以刊傳於後世。」

[120]《涵芬樓燼餘書錄・史部》，「國語二十一卷」條：「道光乙未，寓杭州汪小米家，爲校讎許李（當作金字，原誤）刻公序本於黃刻明道本上，因自錄一過。奐記。」見《張元濟古籍書目序跋彙編》，頁 493 。

[121] 胡培翬與陳奐校訂《毛詩後箋》之關係，可參第六章〈陳奐與胡培翬〉。

[122] 參羅振玉撰述，蕭文立編校，《雪堂類稿・戊之三・長物簿錄二・書畫目・雪堂書畫隅錄》（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四九，《國朝名賢書札集冊・陳碩甫徵君奐手札》第三通：「弟邇年喬居杭州，前冬今春，走至涇邑，爲核《後箋》之事，過此端節，仍回杭州。不暇棄我，懷好音雖千里猶同家耳，眞不勝欣幸之至。肅復謹問，垂諒不備。愚弟降功陳奐頓首。」頁 770-772 。

[123] 今台北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復旦大學圖書館等地，藏有多種陳奐手校本，皆係陳奐早年過錄江、段二氏校記者，正可反映二氏之校勘對於陳奐之影響。

[124]《三百堂文集》卷上，〈國語校注三種序〉。

> 余之治《毛詩》也，初爲《義類》，隨類分編。小米曰：近代法家，治毛必兼鄭，宗傳說者，非君而誰矣？盍爲大毛公傳作專疏乎？余羸弱，恆多疾。小米又曰：吾儕精力不逮古人，萬一中道不諱，又無賢子孫紹其業，不如早爲之所，賴有一二知之者共相確證乎？此乙未年事也。

又云：「嘗謂余曰：『子體弱，日月不我與。盍將所箸《毛詩》作爲《傳疏》，互相切證乎？』余初編《義類》，至是始有揉疏之志，此道光十五年乙未事也。」[125]則自此而後，陳奐方正式開始《詩毛氏傳疏》之寫作，而遠孫於陳奐研《詩》進展，推動之功，亦由此可見。

道光十六年五月，振綺堂主人汪遠孫因病早逝，年僅四十三歲。而遠孫之所著各作則在其生前即已懇請陳奐代爲整理，至此，遠孫弟適孫再次囑託陳奐代其亡兄校訂遺作。之後數年，陳奐即繼續寓居振綺堂，一則致力於《詩毛氏傳疏》之撰述，一則校訂遠孫遺著。其當日校訂之書，計有《國語》校注三種、《漢書地理志校本》等，[126]而當日勞作之情景，則可見於陳奐自記：

> （奐）諾亞虞請，既受其書而不辭。惟余時作《毛詩疏》而稿未脫清，亞虞亟趣爲之。朝夕披覽，寒暑無少間也，盤桓於西湖之水北樓，樓後他屬，又優遊歲月，信宿於館驛（后）〔後〕之觀馴齋。其齋與樓也，皆小米讀書地也。亞虞懸乃兄像於堂壁間，對之如見良友焉。余作句云：君去更無知己友，我留且讀未刊書。蓋紀其實也。[127]

道光十九年（1839），陳奐《詩毛氏傳疏》完稿。二十年（1840）春，《詩毛氏傳疏》定稿，並於四月六日開工付梓，而汪遠孫之遺著，亦於本年陸續校訂完成。振綺堂汪氏昆仲，向來宗尚風雅，一以表彰學術爲己任，「名師益友苟有撰述，必贊成之，如梁履繩《左通補釋》、陳奐《詩毛氏傳疏》、汪家禧《三祠志》、《燼餘集》、吳顥《國朝杭郡詩輯》、吳振棫《國朝杭郡詩續輯》，或助刊，或校訂，皆得行於世。他若厲鶚《遼史拾遺》、《東城雜記》、《湖船錄》，則雕板以傳。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趙一清《水經注釋》、朱彝尊《詞綜》、杭世駿《道古堂全集》皆訂正補刊，洵足以表章前

[125]《師友淵源記》。

[126]《四庫未收書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第三輯，第十一冊，《漢書地理志校本》二卷，卷前，清・汪邁孫，〈漢書地理志校本序〉云：「今《國語校注本》已延請蘇州陳碩甫先生奐脩整成書，而此志之殘紙遺編終不忍屏棄散佚，故復請碩甫重加對讎，以付剞劂，庶以備家塾之考校已爾……。」清・汪曾唯輯，《東軒吟社畫像》（光緒二年錢塘振綺堂刻本），「小傳」：「（汪遠孫）年丈歿後，（汪邁孫）太學以所著《國語》三種、《地理志》校本屬陳先生奐校勘梓行。」

[127]《三百堂文集》卷上，〈國語校注三種序〉。

哲，嘉惠來學。」[128] 而適孫則：「生平喜成人之美，如長洲陳先生奐，一生精力萃於所著《詩毛氏故訓傳疏》，無力梨布，州丞爲集同人貲助而成，陳氏至今世寶之。」[129] 陳奐亦嘗記述適孫云：「亞虞曰：子之書錄稿矣，吾兄之書落成矣，其將趣而鋟諸版可乎？」[130] 則適孫當日確有助刊陳奐《詩毛氏傳疏》之舉無疑，然之後未久，「亞虞忽得舌強病，余有事於嘉禾，及返，視亞虞病危急，竟目瞑而長逝矣。癸卯十月十八日也。」[131] 適孫之卒，不僅陳奐從此痛失良友，且亦直接影響《詩毛氏傳疏》之刊刻進展——以經費不足之故，陳奐遂不得不四處籌措，輾轉奔波於各地友人之間。天喪斯文，於此有徵。

自汪遠孫昆仲相繼棄世而後，陳奐雖仍館於振綺堂，然或者以刊書之故，其館金似乎已不足維持。故陳奐乃遂廣開門墻，招收門弟子從學，海寧李善蘭、新陽張星鑑、歸安楊峴、元和管慶祺等人即係於此時相繼前來問業。不僅如此，自刊行《傳疏》之始而至於道光二十七年（1847）完工，陳奐幾乎每年皆匆匆往返於杭州、嘉興等地籌措刻資，道光二十七年春之暫訪滬上，[132] 或即亦緣於此。七月間，陳奐之《毛詩說》一卷刻竣。[133] 八月，《詩毛氏傳疏》刻竣，至此，陳奐之流寓生涯遂亦暫時告終，於寓居杭州十數年之後，終於道光二十八年（1848）冬間辭館歸家。

五

正如上文所述，陳奐之校勘聲名，已爲同時所公認，故此次陳奐返鄉未久，即又爲時任江蘇巡撫沔陽陸建瀛（？-1863）[134] 所聘，以爲其家塾刊行教本審定校勘。建瀛所刻書之第一種，乃爲陳奐故友郝懿行之《爾雅義疏》，據建瀛自云，乃係「慮學

[128]《杭州汪氏振綺堂小宗譜》卷六，〈崇祀鄉賢錄〉。
[129]《東軒吟社畫像》，「小傳」。
[130]《三百堂文集》卷上，〈國語校注三種序〉。
[131]《三百堂文集》卷上，〈國語校注三種序〉。
[132]《師友淵源記》：「丁未春，余于役滬瀆，識泰峰。徐紫珊渭仁與余舊識，重與相遇焉。」
[133] 牌記：「道光丁未七月，武林愛日軒刻」。
[134] 見朱汝珍輯，《詞林輯略》（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影印，1990），卷六，道光二年恩科「陸建瀛，字仲白，號立夫，湖北沔陽人。散館授編修。官至兩江總督。」陶湘編，《昭代名人尺牘續集小傳》（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卷九：「陸建瀛，字立夫，湖北沔陽人。道光壬子進士。」周壽昌撰，《兩江總督陸公小傳》：「公諱建瀛，號立夫。」薛福成，〈書沔陽陸帥失陷江寧事〉（《陸文節公奏議》附錄，沔陽盧氏慎始基齋刊本）：「兵部尚書總督兩江沔陽陸建瀛，字立夫，以道光季年由監司致大用，頗英銳任事，好談經濟，有蹇然當官之稱。亦稍接納賢士大夫，一時名流如澂浦嚴正基仙舫、邵陽魏源默深、上元梅曾亮伯言、元和陳奐碩甫等，皆爲所羅致。」

者之未能家有是書也，復單刻之」，[135] 而陳奐亦得以借此回報老友當日殷切求教之心。[136] 此書之刊行，據陳奐〈爾雅義疏序〉[137] 云：「高郵王先生爲先生通訂全書，刪削之甚，至數十字、數十句，不更增易其字句。越今廿有餘載矣。戊申，在杭州汪守備鐵樵士驤家重見王先生所手訂之本。歲暮，歸吳門。適應陸立夫制軍召，委任校讎之役，遂與公子東漁影寫原稿，細意對治，全書大旨，悉依王先生定本。」完全以求眞求實之心勘定去存，雖多遭非議，[138] 然陳奐治學之態度則頗可由此窺見。

道光二十九年四月，陸建瀛陞任兩江總督，陳奐亦隨之同往江寧，並繼續主持陸氏家塾刊行書籍事宜，先後又校訂胡培翬《儀禮正義》、金鶚《求古錄禮說》、江永《韻書》三種以行世。陳奐〈求古錄禮說跋〉[139] 云：「至道光庚戌之春，沔陽陸公總制兩江，敷政優閒，愛慕其遺書，因得入辭慫恿，遂得授梓人，屬任校讐，訂十六卷。」則此書之得以梓行，陳奐推轂之功居多，[140] 從中亦見陳奐重諾重友之高風。[141]

江寧之行，無疑使陳奐之交遊更廣，聲名更盛，咸豐元年（1851）陳奐之得膺孝廉方正之選，亦當與此關係極巨，而陳奐學術之廣爲人知，著述之一再翻刻，亦皆與

[135]《爾雅郭注義疏》同治四年郝氏家刻本載咸豐六年胡珽〈跋〉。郝氏《義疏》刻成於蘇州，蘇州爲江蘇巡撫駐地，而陸建瀛於二十九年四月實授兩江總督，當即離蘇赴江寧任。另據金鶚《求古錄禮說》（見《續修四庫全書》第 110 冊，收影印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二年孫熹刻本），陸建瀛道光三十年〈序〉：「余刊棲霞郝氏懿行《爾雅義疏》爲家塾課本，《義疏》中往往採臨海金氏鶚之言，屬陳君奐校讎《義疏》，因而向陳君得讀金氏遺書……。」可知《求古錄禮說》之刊刻乃在《義疏》之後。三十年《求古錄禮說》即已刊成，而陳奐在二十八年歲暮始就陸建瀛聘，故《義疏》當刻成於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前之蘇州（今陸刻本有刻於道光三十年之牌記，當係在金陵刷印時所增）。另陳倬，〈爾雅義疏跋〉：「是書爲沔陽陸立夫制軍所刻……皆先師陳碩甫徵君所勘校，彫版於蘇州……後制軍攜板往江寧，越三年咸豐癸丑，粵逆陷江寧，制軍死於位，板亦無可問矣。」（《爾雅義疏》十九卷卷末，道光三十年陸建瀛木犀香館刻本，復旦大學圖書館藏）亦可爲證。山本正一，《陳碩甫年譜》（林慶彰、楊晉龍主編，《陳奐研究論集》，頁 119-137），認爲陸建瀛聘陳奐赴金陵校勘《義疏》，誤。

[136]《三百堂文集》卷上，〈爾雅義疏跋〉：「道光壬午歲，奐館汪户部孟慈喜筍家，先生挾所著《爾雅義疏》稿逕來館中，以自道其治經之難：漏下四鼓者四十年，常與老妻焚香對坐，參徵異同得失，論不合輒反目。不止草木蟲魚多出親驗，訓詁必通聲音，余則疏於聲音，子盍爲我訂之。奐時將南歸，不敢諾。」

[137]《三百堂文集》卷上。另，陳奐所作實爲〈跋〉而非〈序〉。清・朱緒曾，《開有益齋讀書志》（清人書目題跋叢刊七，北京：中華書局，1993），卷一，「元平水曹氏爾雅注」條言：「汪鐵樵（士驤）云，郝疏原稿經王懷祖增改，較世刊本多十分之三。陳碩甫因陸立夫尚書欲從《皇清經解》本，故不用原稿，殊可惜也。」當係傳聞所誤。

[138] 參拙文〈郝懿行《爾雅義疏》的刊刻源流述略〉，見於《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4.4 ： 85-88 。

[139]《三百堂文集》卷上。

[140]《師友淵源記》云：「友人沔陽陸立夫建瀛巡撫江蘇，慫恿授梓遺書，屬任校讎，成十六卷。」又據《求古錄禮說》（光緒二年孫熹黃巖刻本，卷前附），陸建瀛道光三十年序，云：「余刊棲霞郝氏懿行《爾雅義疏》爲家塾課本，《義疏》中往往採臨海金氏鶚之言，屬陳君奐校讎《義疏》，因而向陳君得讀金氏遺書……此眞說《禮》家爲必讀書而亦有益乎家塾之課者也。爰授梓人，以享學者。」

[141〈求古錄禮說跋〉：「子完持全藁送至杭州，未幾，子完不祿，僅有遺孤半齡耳。子完館會稽陳廣文家，余謂廣文曰：寡若孤子，繫同邑之戚，其加意而撫綏之，遺書則在奐。奐必誓謀以雕之，以報之不敢忘金先生也。」

此有關。此一現象之發生，顯然與陳奐接受兩江總督陸建瀛之聘請密不可分，此又可說明，學術之發展、推廣與實力人物（政治、經濟兩方面）之支持關係甚大。

道光二十九年，陳奐之江寧未幾，當地名儒汪士鐸即慕名登門，倩陳奐校閱所著。士鐸（1802-1889），字振庵，別字梅村，江蘇江寧人。道光二十年舉人。治學根柢經訓，以爲聖賢大道，有體有用，體原一貫，用則萬變。雖窮居，於人鮮尺寸裨益，然不可不讀經世書，儲待他日用。從績溪胡培翬、荊溪任泰遊。與楊大堉同精三《禮》，時號「汪楊」。著述有《水經注圖》二卷，附《漢末釋地略》、《漢志志疑》各一卷，《南北史補志》十四卷，《梅村文》十三卷，詩十五卷，詞五卷，筆記六卷。別修《江寧府志》十五卷，《上江兩縣志》二十九卷，均刊行。而此時士鐸請於陳奐者，即爲校閱所作《南北史補志表》之〈天文〉、〈五行〉、〈地理〉、〈禮儀〉、〈樂律〉、〈輿服〉各志。[142] 陳奐雖無所匡正，然士鐸尊崇之意，亦可概見。

藉金陵節署寓居之便，陳奐得以與南北往來之諸多學者名流建立友誼。如道光三十年（1850），嶺南名儒陳澧（1810-1882）會試不第，南歸於江寧省親時，即曾與陳奐會晤；[143] 咸豐二年（1852）七月，陳奐應秣陵令杭州徐佩珂之請而作《俞仲華蕩寇志序》；[144] 九月中旬，又與吳縣吳大澂相識[145] 等等，皆見陳奐當日交際日衆之情形。而江都楊亮（？-1853）之求援於陳奐，[146] 元和陳倬（1825-1881）咸豐二年之舉鄉試，[147] 則更可反映陳奐坐館督署後，廣通聲氣之狀。

校書之暇，陳奐於學術研究亦未稍有忽視，道光三十年，陳奐完成《公羊逸禮考徵》一卷。胡玉縉先生《許廎經籍題跋》卷一「公羊逸禮考徵書後」條[148] 評此書

[142] 參《汪梅村先生集》（光緒七年刻本），卷七，〈南北史補志表後序〉：「道光戊申、己酉間……注南北史，設局邗城福因菴。余以家累，不克作遠遊，乃分任補兩史志表，而屬草於里門……爲志三十卷表一卷，而就正於桐城姚石甫瑩、廉使包愼伯丈世臣、陳君碩甫奐。陳君爲勘〈天文〉、〈五行〉、〈地理〉、〈樂律〉、〈輿服〉，無所匡正，去《五行志》所引《開元占經》數事而已。」

[143] 咸豐元年陳澧〈覆徐子遠書〉第二通：「今海內大師凋謝殆盡，澧前在江南，問陳石甫江南學人，答云無有。在浙江問曹葛民，答亦同。二公語雖太過，然大略可知。蓋淺嚐者有志，深造者未必有耳。」清・陳澧撰，《東塾續集》，陳子邁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第七十七輯，第762冊，頁174。

[144]《三百堂文集》卷上。

[145] 顧廷龍，《吳愙齋先生年譜》（哈佛燕京學社，1935），「赴金陵鄉試，薦而不售，遇陳碩甫先生奐於督學署，始學作篆，先生贈以江艮庭先生《篆文尚書》。」頁5。

[146] 現存江都楊亮道光三十年致陳奐兩函（《流翰仰瞻集》第八、第九兩通），所言爲懇乞陳奐代爲保全與修《兩淮鹽法志》事。而陳奐則依楊亮所托，作書與馮桂芬，請其代爲進言，以使楊亮等人得與修鹽志。（田家英，《小莽蒼蒼齋藏清代學者法書選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第204通。）

[147]《師友淵源記》：「咸豐二年壬子，二場題『勿士行枚，行枚作行微解』，（陳倬）從余《疏》說。主司沈朗亭兆霖知此說，獲雋焉。」

[148] 胡玉縉撰，吳格整理，《續四庫提要三種》（上海：上海書店，2002），頁425-426。

云：「是編就何休《公羊注》所引《禮》，條分件繫，爲之考徵。義主簡明，於徐彥《疏》多所是正。」則其爲專家之業可知。至秋間，陳奐赴原籍海門祭掃，並於途中假道崇川訪舊友王藻，且爲盤桓信宿。[149] 次年，陳奐再赴南通，協助王藻編校錢林之《文獻徵存錄》，[150] 並於立夏日爲作《恩暉堂詩集跋》。南通歸來未幾，五月間，《釋毛詩音》四卷亦刻成問世。[151] 自道光二十八年應聘以來，短短數年間，陳奐校訂典籍近百卷，完成著述一種，刊行著述一種，正足見陳奐之勤勉向學之心。

今人張仲禮先生經過詳細分析清代各階層人士之社會地位、社會職能及社會影響力之後，得出結論云：「紳士的地位是通過取得功名、學品、學銜和官職而獲得的，凡屬上述身份者即自然成爲紳士集團成員。」[152]「進士、舉人和貢生的地位都高於生員，他們與許多仍爲生員的人一起，組成了紳士階層中最重要的部分，他們的身份是由逐級考試而取得的。我們將這一集團成爲正途。」[153]「整個紳士階層可以按水平劃分爲上層和下層兩個集團。根據這一劃分，許多通過初級考試的生員、捐監生以及其他一些有較低功名的人都屬於下層集團。上層集團則由學銜較高的以及擁有官職——但不論其是否有較高的學銜——的紳士組成。」[154]

紳士集團劃分簡表[155]

	正　途	異　途
上層紳士	官吏 進士 舉人 貢生（包括各類貢生）	官吏
下層紳士	生員（包括各類生員）	監生 例貢生

[149]《三百堂文集》卷上，〈恩暉堂詩集跋〉：「迨至庚戌之秋，奐適有海門之役，假道崇川，重訪昔侶，時菽原以楚藩乞養里邸，年逾耳順，太夫人九十有一。先意樂心，蒸蒸竭職。留信宿，情倍綢繆。」

[150] 清・王藻，〈文獻徵存錄敘〉：「咸豐初元，適陳碩甫渡江來訪，余以此書屬之，朝夕盤桓商榷此事，而遲延未果。值時事多艱，碩甫隔江遠館，又不能來……除理初、碩甫之理成四冊外，又編成六冊，付諸手民。」（咸豐八年嘉樹軒刻本）。

[151] 此書牌記爲：「咸豐辛亥五月，蘇州漱芳齋鐫」，而陸建瀛所刻諸書亦皆由漱芳齋梓行，則陳奐此書之刊行，疑即係由陸氏資助。

[152]《張仲禮文集》上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9 世紀中國紳士之構成和特徵的考察〉，頁 3 。

[153] 同上書，頁 5 。

[154] 同上書，頁 7 。

[155] 同上書，頁 8 。

依此分析，則陳奐顯爲典型之下層紳士，然而，正是在此期間，陳奐獲取由下層紳士轉爲上層紳士之機緣。張先生嘗總結此一轉換之途徑云：「官職或虛銜也可經舉薦獲得，紳士和平民均有獲被舉薦的可能，但紳士被舉薦成功的機會更多。醞釀並保舉的人都是紳士或重臣，一般說來這些人舉薦他人任官職時選擇的都是紳士。舉薦有各種類型，其中之一是孝廉方正，[156]這是賞與品行端正而默默無聞的文士的榮譽稱號。這些文士首先應由其家鄉的紳士、耆老和鄉親提名，其履歷由縣府和省的官員甄別，然後正式保舉給朝廷。被舉薦者要到朝廷入覲皇上，然後授予知縣、其他行政副職或教官。[157]孝廉方正的舉薦並不常見，被舉薦者往往爲生員，即在學的下層紳士。」[158]咸豐元年，陳奐即榮膺此孝廉方正之薦，從此正式步入上層紳士之行列，而陳奐此後之較多參與社會事務，則或許即係因此之故。據陳奐弟子管慶祺所作《徵君陳先生年譜》云，咸豐元年，陳奐六十六歲，爲「郡紳公舉孝廉方正」，次年「奉部覆准以孝廉方正召試」。而另一弟子楊峴《遲鴻軒集・陳先生述》則云：「先是咸豐辛亥，大吏舉應孝廉方正科，辭不赴。」[159]今考咸豐二年元和徐立方[160]致陳奐函云：「承詢學轅驗看一節，弟於撫轅考竣，本擬學轅無須驗看。初十邊晤虞山俞荔峯兄，知伊在崑驗看。據云文宗說過，係有諭旨責成學政同選，故此番必須來驗。弟處於十四日接到藩司文，飭令前赴學轅，因就近至松一見。閣下如未奉司文，或可省此一折，尚希酌裁。」[161]則陳奐亦曾準備就薦，然或者以軍情日近，地方不靖之故，陳奐終久未曾到部驗看。

[156]《清史稿》卷一〇九，〈選舉四〉：「清代科目取士，垂爲定制。其特詔舉行者，曰博學鴻詞科、經濟特科、孝廉方正科。」又同卷：「孝廉方正科，始於康熙六十一年。世宗登極，詔直省府州縣衛各舉孝廉方正，賜六品章服，備召用……其後歷朝御極，皆恩詔薦舉以爲常……（乾隆元年）吏部議准府州縣衛保舉孝廉方正，應由地方紳士里黨合辭公舉，州、縣官採訪公評，詳稽事實。所舉或係生員，會學官考覈，申送大吏，覈實具題，給六品章服榮身。果有德行才識兼優者，督撫逾格保薦赴部，九卿翰詹科道公同驗看，候旨擢用。濫舉者罪之。五年，定考試例，除樸實拘謹、無他技能不能應試者，例予頂戴不送部外，其膺薦赴部者，驗看後，試以時務策、牋、奏各一，於太和殿門內。道光間，改於保和殿，如考試御史例。」

[157]其程序可參李鴻章等纂，《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三十四年刊本），卷七五，所載乾隆元年（1736）諭旨：「令直省督撫轉飭府州縣衛各官。令該地方紳衿耆庶、鄰里鄉黨合辭公舉。該地方正印各官，採訪公平，詳稽事實。其所舉或係生員，會同該學教官考核，造具事實冊結，加具印甘各結，申詳該管上司，逐家採訪，督撫核實保題，給以六品頂戴榮身。如其中果有德行、才識俱優，堪被招用者，准該督撫出具切實考語，破格保薦，給咨赴部，會同九卿翰詹科道，公同驗看，如果眾論相符，引見候旨簡用。」頁 1。

[158]《張仲禮文集》上篇，〈19 世紀中國紳士之構成和特徵的考察〉，頁 16。

[159]1913 年吳興劉氏嘉業堂刻本。

[160]陳奐撰，《流翰仰瞻小傳》（復旦大學圖書館藏王欣夫學禮齋鈔本），第十二冊云：「立方，字稼甫，元和諸生。咸豐紀元，與余同膺薦舉孝廉方正。」

[161]《流翰仰瞻集》第十六通。

咸豐二年九月，陳奐之東主江督陸建瀛奉旨與河督楊以增共同辦理洪澤湖仁埧工程，[162] 而陳奐則亦以書籍校勘完畢而由金陵歸里。十月，兩浙學使吳鍾駿聘陳奐爲西湖詁經精舍主講，因原籍海門變故而未果。[163] 所謂海門之變故，當即係咸豐三年（1853）陳奐《與海門論事》[164] 一文中所述者，玆錄於此：

> 邇接海門信，知海門近事爲按畝起捐因此生釁，幾民變，此固傷風敗俗，最稱惡習。本地父母官長原爲保護子民起見，諺云：養軍千日，用在一朝。有餉而後有食，有食而後有兵，有兵而後可驅掃賊窟，以復江山舊觀。江北土著之民，竭力報效，理固宜然。至我家九房，房數太繁，播遷若鳥獸散，即有一二人從蘇州危城之中逃處海門，亦不啻齒列難流之數。且向來九房住居蘇州，海門公事不敢與問。奐竊恐近日主其事者因公而波及之，則一二人所逃處海門者，不免累無窮矣。特此繕札，乞情援免，是所切禱。

陳奐此函，一以九房家族之代表自居，雖家族已存者中，陳奐居長，然陳奐得以一介平民而公然干涉公事，且函中語氣，不卑不亢，全無惶恐之意之原由，亦在於其孝廉方正之身份。

六

咸豐三年二月初十日，太平軍攻陷金陵外城，陸建瀛死之，江南爲之震驚。同月，陳奐偕弟陳煌避居無錫城外八字橋鎮姻親顧書紳家中，[165] 自此而還，數年中，陳奐即奔忙於無錫、蘇州兩地之間。

[162] 參李允俊主編，《晚清經濟史事編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頁 115。

[163]《師友淵源記》：「吳鍾駿，字崧甫，一字姓舫，吳人。少時與余同受業於施蒙泉師，師大器望之。道光十二年壬辰狀元，由修撰累遷官禮部侍郎。甲辰，視學兩浙，示應試生童以爲學之方，其大略云，治經尚漢學，學者就傅，必先討論諸儒說經書，形聲訓詁爲窮經之根柢，馬記班書爲經傳之羽翼。推之選詞試帖，楷法點畫勿**効**習尚，勿間俗體，庶乎經術明斯儒業醇，學術正則人才蔚。著爲六條，諄諄訓示，此眞切於學問者。討自淵源，不同轉販，可謂通論也已。校士之暇，猶丹鉛不輟手。咸豐二年十月，延余主講西湖詁經精舍，適有事於海門，而姓舫視學閩中矣。次年，遂薨於官。」

[164]《三百堂文集》卷下。

[165]《三百堂文集》卷上，〈祖孫合稿序〉：「癸丑二月，粵匪跳梁，過□江，下江南，政散民流，蘇人大恐。余乃偕弟莘耕煌來避芙蓉山八字橋鎮，假翼亭之□宅以居。十一月，弟以憂虞成疴，莞簟不起，翼亭來問□□，則視含停棺於兩楹之間，所謂生於我館，死於我殯者，或庶幾焉。」

陳奐此時聲名已顯，且其姻家顧氏亦當地大族，故陳奐八字橋寓居時節，並不乏友朋歡聚之樂。金匱學者張步瀛與陳奐之交往，即始於此時。陳奐《張廉舟傳》嘗記述其交往情狀云：[166]

> 蓋君與余交有年矣，憶自癸丑歲九江亂，金陵無患也。家弟煌由蘇州來處夫容山鹿八字橋，余亦隨足至焉。偶見君之篇什，知君之浸淫乎六朝文者，味腴而氣清。馬釗從余游者也，與君爲同榜生。馬生謂余曰，君固安鎮之學者也，豈特古文辭已哉！於後，一見君於八字，益以信馬生之言。鄙箸《毛氏疏》三十卷，正諸君，君韙之，恨見晚。君再見吳門江茂才文煒家，余往來蘇錫如織梭，而君且遠悵虞山，於是邂逅之跡疎矣。

張步瀛接陳奐之贈書後，隨即作函示謝，並言其弟子亦願專程拜訪，[167] 雖以陳奐匆匆奔走兩地間而未必確乎成行，然步瀛師弟於陳奐崇敬之意則當非虛妄。又有八字橋望族過氏，亦於此年與陳奐結交，[168] 陳奐與之酬酢之餘亦多有文字往還，[169] 則其相知相契之狀，亦可概知。

陳奐一生之學術文章，莫不奠基於段玉裁之教，故陳奐於段氏亦念念不能稍忘。據《師友淵源記》云：「咸豐三年，奐請諸金壇學官丁君士淳[170] 詳祀鄉賢，軍興，未達禮部。」雖未得如願，然陳奐於師門眷念之情已溢然可見。

自咸豐二年陳奐避居無錫八字橋以來，數年之間，陳奐雖僕僕往來於蘇錫之間，未嘗稍歇，然陳奐於多年交遊往來之師友並未忘懷。咸豐五年（1855），陳奐作《師友淵源記》成，其前言云：「奐承奉庭訓，執業家塾。及長則出門有交，資獲聞見，兢兢自持，罔敢失墜。蓋幸生昌明經術之世，同學少年，類多不賤，朋從倫輩，羣有專書。今撰述《詩疏》，次序告成，凡《詩疏》中義有所採取者，必錄其姓氏，而無切涉於己者勿錄也。師先之，友次之，遊於門者又次之。質媿惷愚，學慚固蔽，俾得

[166]《三百堂文集》卷下。

[167]《流翰仰瞻集》第三通：「碩甫先生閣下：接奉教言，蒙賜大著，謝謝。瀛末學咫聞，曷足進窺窔奧，幸得盥薇抽誦，日益未知而已。一二小徒，景仰有道，幸得枕祕者。刻下未經謀面，容得專走拜領也。恭泐奉覆，即頌，道安，不具。晚張步瀛頓首。」

[168]《三百堂文集》卷下，〈過母朱節婦傳〉：「蓋余自癸丑聞警變，從蘇門葑溪徙處芙蓉山鎮，鎮東西千百家皆過姓，號望族，與禮耕酬酢無虛日。」

[169]《三百堂文集》卷上，〈題止止圖〉、〈過氏杏林書屋跋〉；卷下，〈馬渡橋過君傳〉、〈過肯堂小傳〉、〈過貞女傳〉、〈胡節婦傳〉、〈過母朱節婦傳〉等篇，皆係爲過氏而作。

[170]《流翰仰瞻小傳》作「士良」，當以「士良」爲是。士良爲陳奐弟子丁士涵之兄，字小波，其女爲陳奐孫丙喜之婦（《師友淵源記》：「小波士良守金壇城，升任四川潼水縣，以女字余孫丙喜，締姻焉。」）

廁從乎知解之後者，溯厥淵源，其有自矣。」與此同時，陳奐又裒輯師友往來書函，裝爲《流翰仰瞻集》十四冊，[171] 且人作小傳，附於函後，[172] 藉此以追念一生酬酢及師友往來，並示後人以讀書治學之門徑。[173] 然天不作美，戰亂兵荒，倉皇輾轉奔走之際，《流翰仰瞻集》竟不慎丟棄，[174] 自此，陳奐「一生之酬酢，亦一代之文章也」即與陳奐流離。老邁之年，遭此不幸，陳奐鬱鬱之餘，乃悲嘆云：「自今以後，遂與師友隔昏曉矣。」[175] 直至今日，讀此猶使人爲之悒悒。

陳奐之晚年，流離多於安居，然陳奐依舊一以學術傳承爲己任，所居之處，皆有弟子從其問學。如咸豐五年五月，有金匱浦照字湘舟者來學。咸豐六年返鄉後，又有同里之吳大澂從問業。[176] 至咸豐七年（1857），陳奐乃又重操舊業，應吳縣潘氏之聘，坐館於潘世恩四子潘曾瑋家。[177] 吳縣潘氏與南園陳氏本爲數世舊交，[178] 陳奐館此以安居晚歲，賓主相得，本爲上選。然僅三年之後，太平軍之橫掃江南，遂使陳奐不得不以耄耋之軀再度遷居他鄉。

咸豐八年（1858）正月，陳奐《鄭氏箋考徵》一卷刻成。九年（1859）冬，《毛詩傳義類》一卷刻成。至此，陳奐「毛詩五種」皆以行世，而陳奐亦以地方耆宿、飽學名儒而愈爲世人所敬重。

[171]《師友淵源記》：「記中師若友往來酬酢不絕，歲月密者不下數十百札，更有不列于記中，亦不下數十百家，共爲捊集裝成十四冊，家人若叔姪弟兄之親各有手簡，坿諸冊後。後又得新所相知，續成六冊，庶乎學以聚之、辭以辨之。少而壯，壯而老，歷年之知一展覽焉，不啻同晤對乎一室也。于後六冊未及副裝而軍釁起矣。」又陳奐，《流翰仰瞻小傳・序》：「奐幼而壯，壯而老，凡所晉接者，不乏名儒碩彥。師之賜翰，友之惠簡，類以聚之，毋散佚焉。捊而輯之，如晤對焉。今自道光三十年庚戌以前作古者，編成六冊。咸豐辛亥紀元以還，屬舊識而沒於辛亥後者，編成四冊。嘆昔侶之凋殘，喜近交之酬酢，積書穰穰，續爲部居，編成二冊。論學說經居其大半，而時事、家事有切涉者，間錄之。散亾既多，剟削豈少，僅留此區區翰墨，頻增我离羣悲暮焉爾。門弟子書一冊，家書一冊，亦以庚辛沒存，區別先後，爲之次敘。」

[172] 即今存之王欣夫先生舊藏《流翰仰瞻小傳》鈔本。

[173]《師友淵源記》：「余以玆錄屬其（浦照）清寫，俾得知學之門徑，冀異日功用以爲後勁云。」

[174]《三百堂文集》卷上，〈毛意香遺簡跋〉：「余首於戴經芳家裝潢手札共十四冊，兩載有餘，始得裱好，歸一大匣。冊首段江兩師，繼以自少至老四方講經諸子，末以載及門弟子，最後附本家伯叔兄弟之筆墨。一生之酬酢，亦一代之文章也。避難帶出，忘於舟中，仍還南園，因以投棄。此札留存錫山，檢出附記數語，以誌恨恨。」

[175]《師友淵源記》。

[176]《吳愙齋先生年譜》：「陳碩甫先生教以段注《說文》，每日讀二三十頁，因就問業焉。仍兼讀程子《易傳》。」頁 6。

[177] 清・潘遵祁，《西圃集》（光緒間刊本），卷一，〈與李小湖學使書〉（丁巳年作）：「敝業師陳碩甫先生，三吳之經師，現在玉淦舍弟處課蒙。著有《毛氏傳疏》一書，已刊行世，奉去一部，敬塵雅教。倘蒙贈刷印之資，徑交玉淦轉致最便。」

[178]《師友淵源記》：「億嘉慶癸酉歲，奐在枝園得識三松先生，奕雋先生與吾大父瀾平公先後官京師，相與往還，至是重始相識。丁丑歲，遂屬爲課孫，遵祁與弟希甫同受業焉。」

咸豐十年（1860）四月三日，陳奐因金匱、無錫籌辦團練之事再赴無錫。至十三日，太平軍攻入蘇州，陳奐友人江蘇巡撫徐有壬朝服赴署內清德堂池死。十五日，陳奐側室楊氏[179]投井殉節。同日，弟子浦照亦陣亡於無錫八字橋。蘇州失陷後，陳奐遂無家可歸，不得已乃流亡於各處，數日間，播遷達十一次方始安息於無錫芙蓉山八字橋。[180]蘇州城破時，陳奐所撰文集底稿、手批之群籍、師友之手簡均遺棄於潘氏館中或南園，僅《詩毛氏傳疏》書版及新刻四種攜出，幸免於難。[181]而更爲慘痛者，陳奐眷屬亡者凡二十七人，[182]亡子埏之靈柩尚未及安厝，[183]弟子費寶鍔夫婦亦於此際隨父殉難。瀕老遭此流離，陳奐淒惶憤鬱之情，流諸文字，今《三百堂文集》卷下中，多有收錄者。

陳奐得以脫免罹難，乃以適逢錫金籌辦團練之事。其詳情今已難考，僅知六月時，八字橋鎮設蘇息局[184]以賑濟難民，陳奐亦嘗躬與其事。[185]七月，陳奐又遷居無錫北門外陡山，協助此地所設義局。其間，陳奐雖以寓居之人，然義局之事亦多有參與籌措，[186]一則可見陳奐用世之心，再則亦見孝廉方正於地方事務舉足輕重之態。

無錫一帶直至同治二年（1863）底方始克復，[187]而在此期間，陳奐基本皆避居於此間，積極協調義局之事而外，亦課孫自樂。陳奐嘗云：「余以講經之餘力，亦間

[179] 當即《師友淵源記》所云和姬。

[180]《光緒無錫金匱縣志》卷二，〈山水〉：「芙蓉山在縣東北二十五里，周八里，高三十丈，清明節士女咸集，故又名清明山。」清・裴大中、倪咸生修，光緒七年刊本。

[181]《三百堂文集》卷下，〈與丁泳之〉及《師友淵源記》，〈跋〉。

[182]《三百堂文集》卷下，〈札余蓮村〉：「奐因團練，先期出城，不旋踵而錫蘇相繼失守，南園死亡幾盡，唯寡媳孤孫歸寧在涇，幸而獲免。又逢長賊焚掠，從涇奔逃十一次，乃仍作巢八字橋。」〈與潘東園〉：「奐以金錫團練，先期出城，南園眷屬死者二十七人，不出則亦殉城中矣。播遷十一處，乃得燕巢在金錫北門外八字橋。」

[183]《三百堂文集》卷下，〈與丁泳之〉：「□□夫倉皇出，棺停木瀆牧牛菴，葬有日矣。忽遭奇變，陳繡華爲之納棺於土，築冢於其母之旁，友人如此，可爲丙喜之大恩人。」又〈木瀆陳孝子傳〉：「奐之子埏，停其棺於瀆川，遇亂走錫山，基美因予葬之，得不逢災害。」

[184]《光緒無錫金匱縣志》卷六，〈廨署〉：「社倉貯民間積穀，每鄉設社長、社副、收貸、出納。雍正十三年飭行。乾隆十七年知縣王鎬洋請改貯儀門外東首廒房，咸豐十年毀。」「社倉，梅村八字橋、南前鎮、安家鎮、蕩口鎮共六所，分貯息穀。社長收貸出納制與無錫同，咸豐十年俱毀。」

[185]《三百堂文集》卷下，〈與潘曾瑋〉：「六月間，會陡山義舉，眾不以老耄而舍，即某亦不敢偷生畏死，願與之爲役。未幾，虞山失守，則局勢孤峙，不得已偃息鐘鼓。」

[186] 參《三百堂文集》卷下，〈與潘曾瑋〉、〈復潘曾瑋〉、〈致潘曾瑋〉、〈與潘東園〉、〈與丁泳之〉、〈札余蓮村〉、〈復馬芝蓀〉、〈簡鄭守庭〉、〈與陳培之〉、〈復吳德輝〉等函。

[187] 江南地區之軍事形勢，《光緒無錫金匱縣志》卷七，「兵事」所述最詳：「咸豐三年二月，粵賊洪秀全陷江寧省城踞之。未幾，鎮江亦陷。邑當江、鎮下游數百里，戒嚴。會欽差大臣湖北提督向榮率師至，由句容淳化鎮進營鍾山，以圖恢復，並分兵攻鎮江，賊不敢下竄，民賴以安。六年，向榮卒於軍，以江南提督和春代之。七年，和春調江寧將軍，以張國樑爲江南提督幫辦軍務。八年冬，國樑克復鎮江府城。九年冬，攻拔九洑洲賊壘，我軍聲勢益振。先是，掘長壕於鍾山之麓，既成，城賊坐困，且思潰圍遁矣。會聞杭州破，檄廣西提督張玉良救之，後路空虛，賊潛出溧水、溧陽，窺伺常州。十年閏三月十六日，和春大

涉古文辭」，[188] 現存之陳奐所編《經史百家選本》，即係爲幼孫學習之用。[189] 而從此亦可窺知陳奐於經學之外之文學鑑賞眼光。

同治二年四月，陳奐從八字橋鎮避居於上海龍華郁氏，以衆弟子之屢薦，[190] 而欲赴曾國藩（1811-1872）安慶幕府之聘。[191] 至六月二十九日亥時，[192] 因患脾泄之疾，陳奐客死於郁氏寓所，終年七十八。而直至臨終之際，陳奐尚研讀不已，終以未能改訂《豳風》之不足而致憾，[193] 好學不輟，至死方休。

營兵索餉而嘩，五萬餘人同時潰。張國樑方在江北，聞信回。丹陽賊十餘萬踵至，迎戰受傷。策馬渡河，人馬俱溺死焉。和春及兩江總督何桂清先後退守。四月十日，賊自江陰、宜興分竄無錫，時張玉良方駐軍錫城，聞江陰賊至，與守備蔣志善迎戰高橋獲勝，而宜興賊越惠山趨西門，玉良、志善回顧，城中突出賊，城遂破。賊雖踞城，而各鄉仍集團自保，用白布裹頭以別於賊之紅黃巾，號曰白頭局。賊來犯，拒戰輒有擒斬，賊頗畏之。然軍無紀律，餉亦不繼，搘柱數月，卒相率解散。於是，賊四出飽掠，益無忌憚矣。同治元年三月，前福建遺缺道李鴻章率湘淮各軍由安慶抵上海，旋命署江蘇巡撫，遂即眞焉。十一月，常熟守賊先以城降。二年四月，太倉、崑山、新陽次第攻克。鴻章弟知州李鶴章督師進屯常熟西三十里之王莊，金匱東北隅也。八月一日，總兵劉銘傳克江陰，官軍得專意於錫，以圖蘇州。十月二十一日，踞蘇賊首僞忠王李秀成見事棘，夜出胥門，由靈巖、木瀆水道遁。二十四日，僞納王郜雲官等殺僞慕王譚紹光，開齊門迎降，鴻章以其反復，駢誅之。二十七日遂定蘇州省城。先是，鶴章與道員張樹聲、總兵周盛波等竭十晝夜之力滾營，與賊搏擊，走秀成。十月十六日，樹聲、盛波由鴨城橋進破三里街賊卡，屯扼錫之東門。劉銘傳初駐青暘，十五日乘霧出疑兵，擊走援賊，分兵萬福橋，爲進紮高橋地。二十日遂攻克高橋賊營。二十六日，李秀成之眾方自蘇州遁而西，乘小輪船毀錫之西門橋以出，遷賊乘霧圍我營輪船，法炸砲沖高橋水師，幾爲之動。銘傳以洋槍斃其駕船逆夷乃逸去。秀成走常州，總兵郭松林亦於是日克望亭、新安賊壘。鶴章乃令松林進南門、盛波進北門、樹聲進東門，踞賊黃子澄聞蘇州既斬降酋，率七萬人守尤力，傍河亦築土城，附城、吊橋均護以數營，我軍攻之三晝夜不息。十一月甲辰朔，盛波焚賊船百餘，松林、樹聲破惠山及亭子橋賊卡。二日，樹聲等先後破東、北、南、土城殆盡。遙望城頭賊漸移，疾逾河舁梯以登，賊不敢拒，猶巷戰。有賊數千走北門，盛波擊斬過半，復出西門而過五洞橋，賊營先破，不得竄，乃殲焉。副將周壽昌生擒僞潮王黃子澄，松林獲其子德楙並僞酋數百，悉斬之。因於是日克復無錫、金匱縣城，計自咸豐十年夏四月縣城失守，同治二年冬十一月克復，爲賊佔據將及四年，城鄉胥遭蹂躪，殘黎僅存，幾無生人之望，今得復還疆土，此皆國家任用得人，師武臣力之效也。」

[188]《三百堂文集》卷下，〈張廉舟傳〉。

[189] 陳先行等編，《中國鈔校稿本圖錄》（上海書店，2000），「經史百家選本」條：「長洲陳奐碩甫氏選於錫山八字鎮。蓋避世于夫客鹿也。同治元年新正月，時年七十七，孤孫丙喜其受讀之。丙喜年十三。」頁 183-184 。

[190] 陳奐弟子數人皆作幕於曾氏處，故於陳奐之行藏、學術多有言及於國藩者，參下注。而據陳奐，《三百堂文集》卷下，〈復馬芝蓀〉云：「曾相亦未見過，而拙箸《詩疏》曾從令兄遠林下詢，去年將剩紙刷印十部，後刻四種亦既刷印。《集韻校勘序》作就，隨即一併寄上，以就正於曾相可也。」則知陳奐與曾國藩早有接觸。

[191] 清・楊峴，《遲鴻軒文棄》卷二，〈陳先生述〉：「同治壬戌，峴自京到安徽，大學士曾公方剿寇開幕府，留峴侍左右。訪聞先生避地上海，以告公，公瞿然曰：『曩疑先生古人，今在邪？』亟請相見，一再致書，而先生病，不果來，未幾卒。癸亥八月事也。」《曾國藩日記》（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同治二年五月初三」條：「李善蘭壬叔、楊峴見山來坐，攜陳碩甫先生奐片一紙，知已由賊中逃出至滬，言將來皖，來年八十二歲，段茂堂之弟，東南之精於經學、小學者，巋然僅存矣。」頁 186 ：「五月初七日」條：「莫子偲來，將所得唐寫本《說文・木部》重寫一遍，將以刊刻，公諸同好。余與同至內銀錢所，囑爲之精刻。其所爲《校勘記》，將待陳碩甫先生來訂定而後發刻。」頁 188 。

[192] 楊峴，《陳先生述》記爲八月，今據《家譜》、管慶祺《徵君陳先生年譜》、戴望《陳先生行狀》（趙詒琛、王大隆編，《戊寅叢編》本，1938）、張星鑑《國朝經學名儒記》。

[193] 清・黃以周、繆荃孫選輯，《南菁講舍文集》（光緒十五年刻本），卷一，金文樑，〈讀陳氏毛詩傳疏〉文末。

清末張之洞（1837-1909）嘗云：「由小學入經學者，其經學可信。」[194] 並於所列諸人姓名後自評曰：「諸家皆篤守漢人家法，實事求是，義據通深者。」而陳奐即在張氏所尊崇者之列。陳奐之經學，雖有膠固之弊，[195] 然正如王欣夫先生所云：「《詩毛氏傳》多記古文，備詳前典，言簡理賅，最得《詩》恉。後四百餘年，鄭君作《箋》，有用三家申毛者，有用三家改毛者，蓋鄭君先習《韓詩》，間雜《魯詩》，並參己意，故不盡同毛義。乃後之治《詩》者，兼習毛鄭，故漏辭偏解，在所不免。我鄉陳南園始置《箋》疏《傳》，而後毛義大明。」[196] 陳奐之《毛詩》學，一意尊《毛》，無所旁騖，洵屬專門名家、超軼一時之作。故而，汪喜孫致朝鮮友人函中，提及當時學人云：「陳碩甫、胡墨莊深於《詩》，宗毛氏。胡竹邨深於《禮》，宗鄭氏，皆一家之學也。」[197] 而清末著名學者李慈銘（1830-1894）亦有言曰：「近來老儒，若江蘇陳奐碩甫之經學，直隸苗夔仙麓之小學及戈順卿之詞學，海內幾以魯靈光視之……陳爲段懋堂弟子，授受具有淵源，所著有《毛詩傳疏》，乃舍鄭《箋》而別爲說者，多取康成以前諸儒之說，徵引浩博，自逞雄辯，蓋段氏之教如此也。淩次仲有言：今爲漢學者多喜駁康成，殊不可解。汪容甫言：吾最不喜今之爲古義者，偏信私決，惡莠亂苗。昨河之（顧瑞清）言：陳氏《毛詩疏》中，凡宗廟社稷國學之地，衣裳之制，皆據古籍單辭，或古本一字之異，盡翻前說，繁徵紀傳，以實其言，至於不知所從。此眞經學之弊。然其淵洽貫串，固近日學者中碩果僅存矣。京師諸稱古學及詩文家，直皆不識一字，不通一語者耳。」[198] 李氏宿敵趙之謙在所著《漢學師承續記》中言及胡承珙時，亦云：「（胡承珙）君治經專《毛詩》，竭畢生精力專《毛詩後箋》。同時治《毛詩》者，有長洲陳徵君奐，撰《毛詩故訓傳疏》……論者謂千百年來述《毛詩》者，無過二家，雖貫、徐、陳、謝不是過也。」[199] 則知陳奐之學，確非浪得虛名者可比，雖有瑕疵，乃爲賢者之過，不足爲病，此係一時公論。而學術高下之月旦之評，亦往往以陳奐作爲衡量之標準，如民國時查燕緒致葉昌熾函云：「（李道平《周易集

[194] 清・張之洞，范希曾補正，《書目答問二種》（北京：三聯書店，1998），〈國朝著述諸家姓名略〉，頁 264-279。

[195] 張舜徽，《清人筆記條辨》（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卷六，「樸學齋筆記八卷」條：「乾嘉諸經師，若惠氏之於《易》，孫氏之於《書》，陳氏之於《毛詩》，皆所謂專門名家者也，然亦失之膠固……」，頁 222；譚獻，《復堂日記》補錄卷一，「（同治二年）二月十八日」條：「閱陳碩父《毛詩疏》，深識西漢途徑，然大體傷繁，又意在近人，不免瞻徇。如受命作周，不能篤信改元之說，均爲可惜。」頁 210。

[196]《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辛壬稿卷一，「毛詩故訓傳裨二卷」條，頁 377。

[197] 清・李祖望，《鍥不舍齋文集・汪孟慈先生海外墨緣冊子答問十六則》（民國十三年〔1924〕李氏半畝園刊本），「第五則」。

[198]《越縵堂讀書記》，「咸豐庚申八月十二日」條，頁 1254-1255。

[199] 見於漆永祥整理，《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第七輯，頁 348。

解句疏》）蓋可以孫氏《書疏》、陳氏《傳疏》齊驅而並駕矣。」[200] 職此之故，王欣夫先生乃云：「當嘉、道間，吾鄉以經學名者，于庭與陳碩甫並推耆儒。」[201] 正以此，陳奐之逝，識與不識，聞者皆以爲痛，譚獻（1832-1901）所云「陳碩父徵君客死上海，老成之慟。予終不一見顏色，尤抑抑也。」[202] 正可代表一時輿情之論。

同治三年（1864）八月，陳奐之靈柩運歸鄉里。十一月，[203] 與妻妾合葬於吳縣木瀆十四都四啚良難字圩下沙塘北石橋艮山坤向兼丑未三分。自此，一代經學大師入土爲安。其從孫陳汝器作「碩甫公贊」曰：「生爲宗彥，聲譽通國。名公巨卿，經學憑式。轍遍燕京，杭湖也陟。詩宗毛氏，傳疏傑出。又精籀文，稽古嚴律。毓秀儲祥，吾宗超特。」[204] 可謂陳奐一生行蹤及學術之最佳概括。

[200] 彭長卿編，《名家書簡百通》（上海：學林出版社，1994），頁 177。
[201]《蛾術軒篋存善本書錄》未編年稿卷三，「樸學齋文錄三卷」條，頁 1622。
[202] 譚獻，《復堂日記》卷一，頁 6。
[203] 此據《家譜》及管慶祺《徵君陳先生年譜》，戴望《陳先生行狀》繫此於同治四年，疑誤。
[204]《家譜》卷十，〈藝文錄〉。